意見佩瑄

秋園雜戲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意見

陳于陛著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意見

南充玉壘陳子雍著

立教

近世高明之士動稱造化在手天地萬物在吾度內實剽釋氏之言害道爲甚釋氏云沙世界如來掌中菴羅果天地實有此理但聖賢不輕言之此等學問一倡則人且視天地爲無何有又況于兩間倫物細微皆看得沒關係了聖人之心極小其立言極近易曰乾稱父坤稱母神明森然在上在左右君父之倫等于天地下至一言一動一事一物俱不敢忽匹夫匹婦皆能勝予如此立教方能扶持世道彼高奇者眞名教罪人也

應物

道理載在典籍者一定而有限天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故世之苦讀書者往往處事有執泥處至於作官更歷事變多者又看得世故太通融而無執此皆是偏處吾人當讀書時要思量泛應世務庶乎臨事不滯當應事通達無礙時卻又要思量據著書本行如此方免二者之弊近見胡子衡齊極言理在人心不在物斥宋儒非是其實不然夫吾心之理與在物之理雖同其實有統體脈絡內外虛實之辨如吾人終身不學醫則此心不明醫理不學堪輿則此心不明堪輿理而但漫然曰醫理堪輿理自在吾心也

豈其然乎。聖人于本心之理。渾然融徹。故于萬事萬物之理。亦有明有暗。內外雖相符合。畢竟理有在物在我之異。宋儒未可非也。

恕字

聖賢學問。雖立言多端。只一恕字。終身受享不盡。假如己在患難時。常望人振救。有排擠者。恨之必深。則當無事時。可爲人盡力。視人患難卻不救。或爲下石之語。此豈是恕。己當憂病。人來憐恤存問。必感之。有禮數疎闊者。必不悅。若人有憂病。己卻懶慢。不知照管。此豈是恕。己當卑位。去見尊官貴人。使勢輕忽。久候不出。心上必然忿恨。若居尊貴。不肯體恤人。依前慢他。此豈是恕。己有纖過。東掩西藏。惟恐人知。他人有過。卻對衆公言。此豈是恕。人規正己失。中心不能堪。或面發赤。強顏勉受。若直攻人過。不知避忌。此豈是恕。緩急人所時有。己或遭値不如意。就是公法有礙。常一心望人屈法伸情。縱然法難輕屈。如當事的有和美之言。心便感激。欲爲之死。可見人當有急。雖然法上難假借。也不可無美善的言語溫藉他。此方是恕。凡百事體。皆以此意推而行之。大率己所願欲者。卽當體人欲如其願欲。己所憎惡者。卽當體人毋犯其憎惡。故曰有一言而可終身行者其恕乎。己不欲勿施于人。至于己所守廉潔。卻不責人以刻甚。己所行忠厚。卻不望人以過泰。此又是盛德事。加于恕一等矣。

施報

稱物平施。聖賢處己待人之常道也。甯人負我。毋我負人。此是君子過甚之陰德。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此

是小人之尤者所行之陰害。

學庸

論語是聖人口頭言語。門弟子筆記。一字一句關係世道。大學中庸乃聖門成片段的書。今人講大學只說個明明德。講中庸只說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爲聖人眞詮在此。殊不知大學中至於理財用人聽訟之類皆備。中庸至于九經之類皆備。此見立言本末兼該處。未可重其本而遺其末也。

出處

中庸論聖人之道。其大至於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至其收煞處。却只說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可見出處事在吾道中最重。

處事

處天下事。有等先事而躁動者。有等後事而遲緩者。有等不先不後適投機會者。嘗見世有迂闊者。徒知躁動爲非。而臨事狐疑。儼然自附于投機之人。及至機會已過。尙不覺悟。其壞天下事不在躁競者之下。未可以此而非彼也。此二者何以別之。當機者識明而意定。後事者識昏而意擾。

天意

嘗見居權寵之人。雖有忠勞在國家。而行事一不當。輒爲天所罰不少恕。其有自甘恬退。早謝簪紱者。雖不甚有功力于時。而子孫常受其福。夫人臣鞠躬盡瘁爲難。明哲保身爲易。而天意固如此。豈非權勢榮

龍之地。乃人所難居者乎。由是思之。賢者處世。固當戮力行志。而時時不可忘謙退之圖。大君用才。固當慎辨姦良。而時時不可忘保全之道。

造物所福

世稱能知止足。急流勇退者。天必予之以有餘不盡之福。夫人有抱奇才大略。或于時阻悟。或見幾自引。能韜斂而不試。此造化所福也。若芸芸而生。容容而進。戔戔而退。此亦庸人流耳。何福之有。

寬嚴

世論嚴者當嚴于左右吏胥。而不當嚴于窮困之赤子。世論寬者當寬于百姓。而不當寬于奸豪猾黠之徒。若嚴而用之當。則嚴亦寬也。若寬而用之不當。其害民何可言哉。世有縱容左右。毀公玩法。而獨以嚴刑酷罰施於無罪之小民。此最可恨。

三才

人非天地。無以生成。天地非人。亦無以自立。三才者。交相依附。古今不毀。辟如人在房室之中。房室若無人住居。亦易傾覆也。

續經

予以五經易禮之外。詩書春秋皆可續。或曰。得無蹈僭擬之罪。予曰不然。辟如祖父在前。有所著述。使其子孫能承其意而衍續之。則爲祖父者喜悅之不暇。而肯責其僭擬哉。

文字

文字自六經降而有左傳莊子馬遷以至韓柳諸大家。余謂韓柳諸大家以篇爲文。必讀完篇。其旨意乃見。莊子馬遷以句爲文。蓋雖一句中便極其工而意足也。左傳以字爲文。蓋雖一字必工而意甚妙也。至於六經則無意于文。不求工于字句篇章。而其文自不可及矣。

澄養性情

士大夫功業在外者。不必十分留心。但澄養心源要緊。如中庸所云。不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不顯。皆在無聲無臭處做工夫。大抵心源潔淨。已是七八分地位。舉而措之事業。皆自然而然。無難爲者矣。

天道

余嘗與人論造化所生之物。自然而成者。如果實雞卵之類。多是圓。少有方者。山石間成方體。亦非自然。僅有方竹一種。亦非四方。可見造化以圓爲貴。而無方截廉隅。老子曲則全之說非欺我也。直方之道。人所以裁成天道者。亦不可過甚。

文章

作文不必論奇古。須自成一家意見。讀之首尾成章不逗漏。便是好文。且可觀其人之行事功業受用。今人但務新奇剽竊。全無由衷眞的之見。余辟之如常人衣布袍。猶是好衣。若以綾錐等割截補綴。其值雖貴。終非完衣。如貧家食菽粟。尙是好食。若乞兒從墦間乞得。酒肉雖多。終賤鄙可恥也。

立達

吾儒之學論仁曰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己纔欲立達則立達人之念卽與之俱不必眞有所立達于人方可謂仁也若究竟立達人之事業所謂博施濟衆者堯舜猶病是堯舜亦未盡仁耶佛家自利利他亦只是存此心若必欲實有濟人之惠利方能證果則山林孤寂之士終不可以成聖成佛矣然觀乎人能存濟物之心亦可以成聖成佛則夫居可爲之位操得致之權不能大施惠澤以福斯世而顓顓私己自營爲身家之計豈非吾道之棄法門中稱爲墮落者哉

理數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詩曰有物有則此卽理數所由始也世間有理必有數相對待相貞勝對待者兩平也貞勝者或此分數多則彼分數減也如人修學積德可致功名此是理然有算命相面等項是數亦不可少兩相兼乃得成名此是對待亦有有德有學的或不壽不達人皆歸咎于自修之不效不知此其數邊分數多也亦有命好相好的人然推算不准或命相不濟顯達者此其人有德有才理邊分數多也又以淺近譬之如場屋中看文字好者中不好者不中此是定理然卻分卷各房有卷多好者有卷少好者或南北中數不能停勻此數也由此推之天道人事無過理數二者

用人

當事者欲引用一人以代己當用自己有卓立之見能作同異者方得他氣力嘗見近世大老多引用與

己意見符合植力爲援以爲異日之助及主已告位則彼同己者亦且隨流而逝矣可笑可嘆凡異己之人必是賢者于惡中能知其善他日得志還有公道其同己之人縱時有巧術能固彼位不隨己而去這等人極會反覆偏能反前所爲不復顧念如呂惠卿之于安石是也

人心

周末晉之請隧楚之問鼎實有窺覦周室之意當時不爲公議所容竟不敢肆至陳恒簒弑孔子請討不遂人心已漸變故莊子有竊國者之侯之嘆至帝秦之舉魯連力止之亦人杰也漢之興董公三老勸爲義帝發喪實見人心尙有古意至操莽而後人心習見以爲恒古意不復存矣

知幾

易曰幾者吉之先見者也筆一吉字甚妙正要以凶爲吉方是知幾之神若有凶則何貴于知幾乎樂記則樂之道歸焉耳且言禮樂只用一樂字結之甚妙蓋其作用處禮多效驗成功處樂多是禮先樂後之言若說禮樂之道歸焉耳又何趣味

規業守成

規業之君身開草昧者固難守成之主身致太平者亦不易炎漢四百年之祚高祖規之孝文成之唐三百之祚太宗以一人而兼創守宋則藝祖規之其基固鞏磐未安也而仁宗四十年之仁厚遂大定守成之功尤在規業上至我朝二祖攘夷安夏之功固遠超前代規業之比而孝廟十八年間節儉休養所以

綿萬年之命脈者。實在乎此。千秋之後。當如漢文之不遷者也。

孝廟世宗

人不能無病。得良醫救之則愈。匪獨人事。天心寓焉。國家亦然。成化之濁亂。孝廟以仁厚救之。武宗之放縱。世宗以嚴威救之。國脈晏然。此天眷我明。非前代之比。

太祖除惡

太祖雖是用刑嚴。然皆是除頑惡。正人心。故一傳之後。而建文諸臣赴死如歸。前代絕少。蓋祓除舊惡。新美人心之一驗。

余闕

余闕收拾大元一朝之氣脈。使遇皇祖必不屈。令殲于陳氏。而皇祖得以褒表之。此太祖之幸也。愚嘗謂夷齊之志不屈于周武。余闕之忠得表于皇祖。皇祖過武王矣。

劉文成

文成劉公開廓之功不減子房。道術相類，說者以末節不及。余謂高祖之豁達。可以情求。我太祖之天成。難以私請。其時勢稍有不同。要之留侯以智全。誠意以忠全。其善終一也。

武宗

詩曰。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武宗八駿西馳。強將在內。皆前代所以致亂。而能信任大臣。朝政

不亂。故宗社宴然。

老莊

老莊之徒。動云先道而後德。道德而後有仁義云云。初看似過高。後細思之。彼諸公者去堯舜尙近。去洪荒之世未遠。尙想見其餘風。而不足于帝王以後事。今人視漢唐。如彼之視堯舜。視堯舜如彼之視洪荒。則今人加尙唐虞而鄙薄漢唐。正彼之思慕洪荒而鄙薄堯舜。亦何異也。

周公

荀子稱周公。今有天下。今無天下。與明堂所稱。皆似謂周公眞攝天子者。意雖以稱周公之忠。而實以啓天下後世簒子之口實。夫周公受命武王。以輔少主。政令操縱。雖由己。而上實有君。專周公非自以爲威也。討亂定患。以安王室。輔相之責也。周公非有分外之作爲也。萬世而下稱其功。周公實不自知也。今後世稱周公太過。以爲曠世希有之事。若後世之同姓叔侄弟兄輔幼弱主者。亦往往有之。豈可以爲周公之忠。後世所無乎。世徒見宇文護宋太宗之類。懷盜賊之心。遂以周公爲絕德。不知周公非絕德也。人臣之分當如是耳。

荀孟

世稱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此語甚美。如孔孟開口便道王道。羞稱桓文。此非過高。蓋道理本如此。少貶卽非道矣。如荀卿只說法後王。其術已卑。遂流爲李斯之禍。商鞅說君。以王伯不合。遂以強國告。可謂愈趁

而愈下矣。然缺何知王道。托辭以欺人耳。

張良

因看史記。張良以四皓羽翼太子。夫四皓未必眞。前人已有辨之者。以高祖之雄杰。其欲易太子與否。豈以四人者爲行止。亦何至見此四人者。而遽歌泣以對戚姬哉。蓋高祖英明之主也。其取天下艱難。誠思得人以負荷之。而常憂惠帝之不任。其欲傳如意者。以其雄武相類。不專以戚姬之愛也。既見四皓之來。以爲平日所致之難者。今慨然爲太子用。必太子之賢足以係天下人心。其足荷大業可知。而吾又何樂于更易儲位也。其對戚姬歌泣。或亦有之。而要之帝大略偉度。有未易窺測者。此惟張留侯知之。恐太史公亦未易明也。

太祖

太祖雖得天下易于漢高。而經理太平之業。幾百倍。有三焉。其一高祖不數年而卒。太祖三十年。纖悉備具。無以加矣。其二漢高雖承秦火。大抵因襲秦弊。太祖掃胡元而復帝王之制。其三高祖猶有諸臣。太祖無輔相。作自聖心神畫者獨多也。

王陽明

王陽明畢竟聰明好奇。厭程朱之精實。又自顧訓詁義理無能逾之。乃拈出一致良知。以自標異。予辟之虬髯客。自顧不能敵唐太宗。又恥爲之臣。遂從夫餘國建偏安之業。陽明之學雖極俊爽通透。畢竟是一

夫餘國也.

自責責人

今人談人則易.自責則寬.常見當事者.指誚前人殆不容口.及至觀其所爲.不若遠甚.宋人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可謂曲盡事情.

曹沫

嘗見曹沫爲魯將.三戰失地.後劫桓公而取之.夫已既無勇.乃劫人于無備之時.此乃市井無廉恥者之所爲.何足稱道.假令桓公歸而不還地.將奈之何.此是全見桓公之美.而世有以稱曹子者誤矣.

寇準

昔人稱寇準澶淵之役以爲孤注.亦嘗疑之.後思宋到眞宗時恰四十年.蓋前五代革朝之期.此等大興師.若委之一將焉保無事.故必親征而後可.準豈得已哉.

宋南渡

嘗見宋南渡後.用度奢侈.詞臣草一制.賜至一二百金.他可知已.推求其故.有二說焉.蓋北宋每歲虜幣甚多.南渡之後.雖疆宇日蹙.而歲幣稍稍息肩.又北宋時朝廷畏虜.舉動之間.務從節省.惟恐詒輕于虜.而南宋諸君.既遭禍亂.漫不知畏忌矣.古稱什虜以爲外懼.不其然耶.

溫公通鑑

予謂司馬溫公通鑑。既以正統歸晉。則何不以正統系蜀。想溫公自稱司馬孚之後。舉竟是公中之私也。

懲創

凡人性氣懲創。人言告誨者。終不能深入。必須自家經涉世途。自知痛痒。其創方深。如人有素性驕矜者。一旦獲交天下英豪。自顧所有如遼東豕。則汗浹不已。其驕放之痛不療而自除矣。又如人有輕躁妄動者。以未經傾跌。一旦遇事齟齬。深自悔艾。則後有舉動。將愼重而不敢妄發矣。此等方是眞得學問。

元史

遼金元之亂。乃古今一大變。當時中國冠裳淪胥已久。不復知其非。此風傳至今日。士大夫間亦有以其統爲正者。可嘅也。宜將遼金史革去。附宋史中。元史亦宜刪正。至于宋以後通鑑。當明示元爲變統。此關係世教不小。

兩漢

偶讀史。見西漢之君所行政事。大非東漢所及。然西漢之末。王莽容易竊之。海內帖服。而東漢之末。至以曹操之奸雄不敢遽移漢鼎。天下卒至三分。猶有蜀漢延不絕之緒。蓋東漢之亂。亂在天下。而腹心尙好。朝廷紀綱及正人君子不乏。西漢則奸邪在內。播弄已久。朝廷之間。紀綱凌夷。中正凋喪。所以不同。可見人腹心有病。強不足恃。腹心無病。雖弱可以少延也。

宋人論文帝不除七國爲是景帝用主父之言除七國漢卒以安然使七國尙存則王莽所不能篡漢天下事變之事固非一端所能防也

貴谿分宜

頑進者必速敗貴谿相以之多藏者必厚亡分宜相以之

易傳孝經

程氏易傳當與朱子本義幷行孝經當以試士

王文正

宋王文正相業器局寬平廣大處事詳審精密可爲相天下之法

難易

韓范富歐功名滿天下然古今如此者多所謂似難而易陶淵明劉靜修皆身不與事然而明光日月所謂似易而難

太史公

司馬遷文字眞是千古絕倫今二千年文字家極力模擬僅得其一字一句便以爲工至其結構變化之神巧處瞠乎不能及也豈但文字至其議論之精妙如禮書等語幾于見道者

韓昌黎

世人云。韓昌黎諫佛骨。卻與大顛厚。是兩截人。余意不然。此正是韓公好處。佛家道理。自家留意。以爲清靜閒適之資。有何不可。至于扶持世教。卻分毫不容假借。如宋之東坡兄弟、秦少游、晁文元、張商英之徒。皆深于禪者。只是用以調適心性。遊戲筆墨。及觀其立朝大節。垂世之文。何嘗拘拘于禪。我朝之儒。却不把禪理體炤身心。而公然剽其言以立論垂教。自謂前聖之所未發。不知其爲聖門之罪人。蓋前代所未有也。

申韓

太史公說申韓原道德之意。此語最好。夫老子之言道德。申韓之重名法。迹若相懸遠。然老子云。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夫吾人之所以敦崇倫理。和洽事物者。惟顏有仁義存耳。老子却以爲粗。只說個虛。却把倫理事物都看輕了。所以其流之弊。與慘刻刑名家無異。道德者棄仁義而不用。申韓者背仁義而爲用。此所以迹異而其歸同也。孔子言仁。孟子言義。所以爲中正之道也。

眞宗王旦

余嘗論眞宗宋之英主。王文正宋第一賢相。然天書事不免于嘗議。愚意宋承五代後。五代之君率一二傳即易。宋到眞宗時。亦先朝鼎革之會。天下豪杰未必不輿覬覦。此時契丹甚盛。亦安保無睥睨中國意。故假天書以示眷祐之意。所以內安人心。外警夷心。當時大臣之計。必出於此。有不可對人言及形之史册者。余窺之意外。似得其深也。

天文

天去地甚遠。今于河南交廣地方。立表測景于天。上部分相去不過咫尺。而地之相去已千萬里矣。就使通算九州四夷之地。不過一二萬里。所占天上部分亦不多。天極之大。所包羅者宜不止今之華夷。如鄒衍所謂更有九州之說。似不盡妄。然以今之九州。符合天之七政二十八宿。各有纏次分野。又若天之廣大。只爲今中國何也。

議論

自洪荒以來。世變日異。議論紛紛。何時而定。常見持國者。好以己意見責望天下。欲令打成一片。不許異同。予以爲正不必如此。要合衆長畢集。歸于適治而已。辟之飲食。或烹熬之。或裁割之。成調和之。同歸於適口。若以水濟水。誰能嘗之乎。

陰德

古人云。不如積陰德于冥冥之中。以爲子孫無窮之計。夫曰陰德。曰冥冥。以人不知也。若使人知之。則爲陽德矣。

化書

齊丘化書曰。慳貪者化爲狗。暴勇者化爲虎。雖然身未遷謝。業已成行矣。此言可念。

科目

古之選舉專論行。今之進士專論文。似相背馳。然古以行舉者未必便保其終如茲。科目雖以文進。而進士一科。尤爲世所崇重。士登其目者。未免自顧科名。愛惜行檢。不敢爲非。是勵行崇化之道。實默寓其間。與古之辟舉。蓋異轍而同途矣。

相權

本朝置相。不與以相權。匪獨以消專私之弊。其實保全人才甚多。在漢唐宋誅戮貶竄。何時不有。我朝獨少。正以其權不在耳。近代一二憒者。蓋不知避權而更欲居之。宜其及矣。

房杜文章

世稱房杜無文章。非無文也。特其文如布帛菽粟。不與文士鬬巧耳。

吏才

歐陽公曰。凡治人不問吏才能否。設施如何。但民稱便。卽是良吏。識者以爲知言。

相道

論相道當以持重安靜爲先。蓋天下大器也。君相共守此大器者也。辟如有一鼎安頓座上。其傾倒破壞之者。此乃姦邪誤國之流無論已有一人焉。自恃其才勇。將此重器舉挈往來。仍復安故處。徒自矜燿于鼎何益。幸而不壞。萬一誤跌。其罪莫贖。此以天下爲嬉者也。有一人焉。不輕動搖其器。但時時支柱拂拭其汚。雖無舉挈往來之才名。而器得安靜。其功大矣。

陽明之學

陽明之學。分明從佛藏中悟得。即所謂最上一乘之理。孔子豈不知之。但恐太高。慢却後學。故不肯輕談。所以說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語上上字。即最上乘上字。孔子立教。只是一中字。故曰。依乎中庸。曰中庸其至矣乎。自家已承當了。不肯輕道上一段。後世惟朱晦庵知道孔子苦心處。衛道最切。陸象山王陽明則將孔子密祕不可輕談的。只管發揮出來。所以煽動後人。高明之士。欣然慕之。以爲千聖不傳之妙。至是始發。然以孔朱崇中正衛斯道之心視之。則甚戚矣。

講學

學問只當平居講明。朋友切磋。至于招延黨與。朝廷之上。公然設會。徼名亂政。罪之尤者。今之講學。舍正學不談。而以禪理相高。浸成晉代之風。司國論者其懲之。

至人無夢

語嘗云。至人無夢。然余自體亦有養心清淨。夢境了然可應驗者。有時心神昏濁。似夢無夢。無可憑據者。乃悟至人者。夢覺合一。能自持定其心。寤如是。寐亦如是也。其時有夢者慮。靜極而明生。至誠前知之謂也。常人之有夢者。思慮紛紜。倏此倏彼。無可憑據之夢也。其無夢者。思慮昏蔽。無復一孔之明也。

辨才

世有外渾樸而中烱烱者。眞才也。有外渾樸而中墨墨者。庸才也。二者亦難辨。何以察之。眞才如人坐紗

帷中秉燭光雖不甚露而時亦閃閃爍人膚者如坐暗室中無復可覩矣

小人

小人竊當事者之柄非必事事干涉欲行其說也但窺吾意向之所在時出以誇示炫露于人其言偶一中則人爭趨走我之柄遂爲所播弄矣當事者一頷一笑俱愼之可也

儒名

儒字古列于九流十二家至荀子乃稱大儒之效歸之堯舜孔子至宋儒益加發揮儒道始彰儒名始白荀子之功不減宋儒矣

張道陵

余嘗怪三氏鼎立張道陵者其後稱天師與孔子後幷享崇秩厚祿子孫勿替以天意論之苟非其人有大功德于世間何故優異其後數千載勿替如此一日覽史册知道陵乃留侯之裔其子孫之繁盛食報皆留侯貽之何者三代之法至秦澌滅殆盡留侯親嘗椎擊始皇爲六國萬姓報仇高皇帝掃除虐政建立炎基約法三章所開四百年太平之業留侯實贊之而先機引退辭榮謝寵留有餘不盡之澤于後人今千百載以來凡帝王立國垂制郡縣吏治誰不推尊漢室卽夷虜亦稱中國爲漢人俗語稱好漢則漢業之垂光萬祀留侯力也猶今讀書者誰不稱說孔子則二氏之並沐寵遇于後以及今代者蓋以此非謂道陵符籙法教之故也

庚桑子

莊子論庚桑子所居豐穰。此非虛語。蓋善人所居。必行好事。足以風動其鄉。皆歸仰效法之。夫一鄉皆崇禮讓忠厚。不爲奢淫豪泰之事。則天心祐之。錫之豐年。亦理所必有者。又有一說。古稱福人福將。蓋其積世修履。福澤積久。故所至之處。能遠害避灾。自有神明默啓其衷。潛相其行。不逢不若。要知庚桑者非其人耶。

佛教

佛教流入中國。至于今海內崇尙極盛。暫熄復興。自王公大夫下至庶姓男女。無一不尊之。嘗謂凡物之盛。必有造物主之。不然不令其無益而叨享生民之奉也。嘗靜思之。佛說之精者至于明心見性。超出萬化。世間上智豪杰。往往由此以了達性命。此理吾儒亦有。但聖賢恐于人事不切。反增眩惑。以故略而不言。其實千聖萬賢。無不知此。無不由此中得力濟事也。至如稍涉粗迹處。有益世道者不少。如人知生死事輕。脫不甚縈絆。則爲國家擔當事任。或臨險難舍身立節。自覺容易一也。又況世間財貨利慾等事。豈足以動之。足以洗貪廉頑二也。愚民不知官府號令。刑罰亦不能懲。一聞陰果善惡天堂地獄之說。愧悔心生。暗室自改。此助法度之所不及三也。世人沉酣聲利。戕害生命。若縱其欲。何所不至。佛說害物受報。雖愚頑者不免動心。足以全生惜福四也。諸如此者。儒書王政中未嘗不留意勸戒。但不如彼教入人之深。其功大矣。宜其傳之古今不能廢也。

三教

儒釋道三教之分。此後世承訛襲謬爲之分別也。余謂道家養生一事于人至切。辟之醫藥卜筮一般。乃自天子至于庶人所當理會。在儒家範圍中。斯世所不可缺者。安得謂之異端。安得與儒鼎峙。惟釋家與儒不同。儒之定靜安慮。存心養性。釋之止觀寂照。明心見性。不甚爭差。但儒者要推出去治天下國家。釋氏要收入到空虛處。至于山河大地。俱不作實相。此之謂異端可也。近世儒者不知佛理之精。皆吾儒所有。其病痛則吾儒所無。反謂儒書談理不及彼教之透。或乃剽彼說以文吾儒之論。其罪殊有甚于異端矣。

二氏

莊子說有夫未始有始者。釋氏無無亦無等語。似乎渺茫不可究詰。大抵是精入語。今人粗心不能識得。卽如自心生出種種見解。而外邊安能計其層數。令收攝此心向內。豈無階級。特心粗窺測不到耳。

論道

膏靜思茫茫宇宙間。光明爲日星。融結爲山川。分散爲人物。其能隱能見。能峙能流。能貴能賤。能運能動。能知能識。孰主宰是。必有先天太冲太素一團眞性爲之斡旋。卽所謂天。所謂帝。所謂乾元。佛道所謂不二之性。日星山川。有形者畢竟有毀。物之蠢動有識者能凝固其神氣。尙能變化奇異。況人爲萬物之靈。能養元神。守正氣。其爲僊爲神。與三光共敝。無足怪者。至于佛家道理却最大。卽是吾儒順受全歸之說。

蓋衆庶苟生天地。日爲聲色貨利所薰灼。自家眞性何曾反照。只是氣盡神散。與草木同朽腐而已。若有聖賢大丈夫時時提點。不肯放過。將此本來眞性。不斲喪。不昏昧。不放佚。完完全全到末後。歸之天地。此卽孟子夭壽不二。事天立命之說。佛家所謂與混淪打成一片。金剛不壞者卽此理。絕無分別。絕無差異。但佛家恐愚人不曉。多爲新奇幻異。如所謂極樂云者。以誘世人趨于正法。吾儒則只平平言其理。故世之學者。舍吾儒而趨佛。眞瞽昧之見也。

道理

此道理究竟歸着處。却是無聲無臭。至冲至漠。至淡無滋味的。然却是第一件難事。非至聖大賢。眞正英雄豪杰。從千萬刼來。把俗情世態磨鍊洗濯。俱令自然。遇着明師。所言皆契。看着古書。件件合心。擔着脊梁。承當畢竟要了方到此境界。既到此境界。更何俗情可戀。何名譽可喜。何世態可戀。對人說也不得。也無自家受用處。今世上人口頭談倓談佛。却是戀聲色。喜名譽。貪戀在世界中長年受用的心。知此聖賢的心何啻倍萬里。

南方人才之盛

本朝南方數省。人才之盛者。非地氣輪轉之說。蓋當五胡亂華時。晉元都江左。一時中原文物俱從之南。宋金之亂。高宗都南。中原文物又復隨之南下。蓋數百年中華衣冠文物之秀氣。鍾毓在南者甚久。故發之本朝特甚。其中原雖係古帝王所立之處。然遭胡虜穢染。腥膻久而入之深。故今雖人才不乏。亦未免

減却分數。不能如古昔之盛耳。

清淨無爲

老子無爲自化。清淨自正。所謂無爲清淨者。畢竟是異端。自了一身事。乃能清淨無爲耳。吾儒道理有多少細微曲折。大而治天下國家。小而治一身。畢竟有小心兢業功夫。乃能成無爲之治。所謂無爲者。直居敬行簡不煩擾之謂耳。儒者云。帝王必憂勤惕勵。乃能成其端拱無爲。此方是正論。

說事

說事不獨受財容私。爲士君子醜行。凡人央求。皆是無理者。我爲之說。則以曲爲直。以直爲曲。怨氣所鍾。豈不招天災人禍乎。今人多以和同做好。謂之有情。不知此乃私情。不謂之公。故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補證

如福建蔡清。江西解縉胡儼。浙江豐熙。四川楊慎楊名鄒智之類。似宜特予一證。以表名節。

莫營私

當事者須自持清正。無所私戀營爲。則出處之際。始能脫然無累。若少有牽縛則不能矣。如人住居一空房內。要搬開卽時可。若有家眷行李等項在內。係心則不能便搬。人須空其心。若居空房然後可。

鹽井

川中鹽井之法甚弊。有井方有課。因舊井塌壞。而上司不肯除其課。故百姓受累。卽新井亦不敢開。宜立爲法。凡舊井課悉與除之。新井許其開鑿。開成之日報官。免起三年課。後方徵收。則民困可甦。而利亦與矣。

保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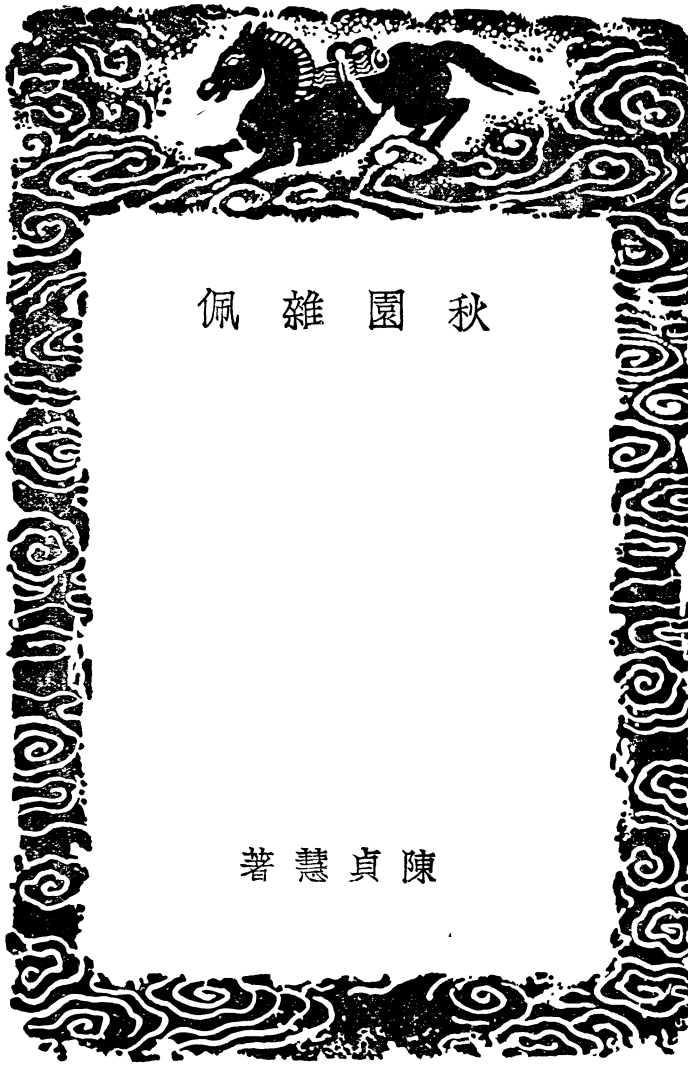
巡撫之職。以保甲爲重。保甲之法行。則盜息民安。又當留心積穀。穀積貯多。則凶旱無憂。此足食足兵。王政之大端也。

不爭

天下有不如意事。不當忿激與爭。昔人謂世齷齪富貴者。止如醉人弄酒風。正可耐渠一餉間。言雖譴而可法。

觀世

山居觀世態紛紜。歷歷如覩。在中朝混揉未必然。蓋旁觀者明。自古如此。堯夫曰。遂令高臥人。欹枕看兒戲。



秋園雜佩

陳貞慧著

本館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序

友人陳子貞慧著秋園雜佩。凡十六種。皆記載耳目間物近而小者。或曰。心遠地偏。以消永日。其雜佩之謂乎。侯子曰。非也。請爲序之。其曰廟後茶。以澹爲宗。君子之交澹若也。譏附濃也。曰蘭。自喻也。衆草蕪穢。蘭獨芳也。曰龍公棒。託西方氏、志物外也。曰竹菇。山中所在有之食焉。言採其微也。曰南嶽薄。惟南嶽澗中爲然。易置他所即萎。感物生之不可移也。曰香橼。志閩粵之阻也。歎摘香於童僕也。曰書硯。感髀肉也。思良友也。曰鸚鵡啄金盃。記先朝法物。思太平也。曰時大彬壺。傷名有幸成。而物易喪古也。曰湘管。嵇鍛也。王琴也。悼相國之先哲。而貴池之忠義也。曰黃熟香。辨正也。惡奪眞也。曰五色石子、質堅也。文離離也。我心匪石也。曰摺疊扇。誌變制也。曰邱山胡桃。誌淫巧也。曰杜鵑。感符讖之驗。而鄉里失所也。曰永定海棠。詳其始。詳其廢。詳其復。記興廢之有自也。不獨物有然也。侯子序而嘆曰。秋收也。天地之氣閉而藏也。佩者佩也。古人或佩韋焉。或佩弦焉。或佩刀劍以視威焉。或佩玉以比德焉。示不敢忘也。陳子意者當天地閉塞之時。退而灌園。有不能盡忘者耶。其詞微。其旨遠。其取類也約。其稱名也博。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識小云乎哉。梁園姻盟侯方域譔。

秋園雜佩

明　宜興陳貞慧定生父著

荻洲鷗地抱病來此。敗甑頹鑪。時煎惡草。以送日隙。則攤書滌硯。未足以消耗閒心。偶拈數條。以爲寂歷之助。題曰秋園雜佩。道者曰。此子無福。少卻松間一日瞌睡也。余笑而頷之。戊子秋八月定生識於亳村之雪岑廠。

廟後茶

陽羨茶數種。岕爲最。岕數種。廟後爲最。廟後方不能畝。外郡人亦爭言之矣。然雜以他茶試之。不辨也。色香味三淡。初得口。泊如耳。有間。甘入喉。有間。靜入心脾。有間。清入骨。嗟乎。淡者。道也。雖吾邑士大夫家。知此者可屈指焉。

蘭

蘭龍池銅官間。芊眠峭蒨。離離如積。山人採摘。入衣香欲滿園。杖挑藤束。筐筥登市。蠭蠭不絕。每歲正二月之交。自長橋以至大街。鱗次櫛比。春光皆馥也。一幹數花。生於夏月者則名蕙。

龍公棕

龐公榛生宜邑芙蓉寺。其味冷香幽冽。相傳爲龐居士訪太毓禪師。三到芙蓉。攜榛種此。因名。今寺門有三到亭。

竹菇　註此蔬隔宿輒不可食。故蚰鄰邑。不可致也。

竹菇。蕈也。山中所在有之。小如錢。色如胭脂新染。生以二月。味絕佳。眞山家上物也。王百穀稱爲伊濶第一。

南岳蕈

雲間張季鷹開秋風起思蕈鱸。便拂衣歸。人高之。而蕈之風味。始著吳中。他處亦不甚產。崇禎戊寅。問卿從西湖移至南岳蘭墅澗中。其類遂繁。五六月間。莖長丈許。凝脂甚滑。眞如晶透雪葡萄也。味甚淡而旨。想季鷹秋風正饞此耳。或曰。惟南岳澗中爲然。移置他所。卽不活也。

香櫞

香櫞見嶺表廣記。一名枸櫞子。香與韻遠勝於佛手。以佛手自閩來。爭致之。實不及香櫞之緜藉耐久耳。嘗見崧兒一詩有云。落落此非橘。幽於味外饒。摘香童僕手。分靜素瓷窯。似能繪趣。自變亂以來。佛手建蘭茉莉。五年不至矣。間有非山人寒士所得。妮余庭畔香櫞數株。每當高秋霜月。赭珠金實。纍纍懸綴。不下四五百毬。摘置紅甕。幽香一室。凡吾之襟裾夢瀋。皆是物也。以不用錢買。餘得以分贈親知。一時沾沾

爲貧兒暴富矣

書硯

陳眉公云。文人之硯。猶美人之鏡。不能離也。甲戌初夏。余過訪眉公於佘山。出藏硯相賞於綠陰之下。舉一以贈余。有宋元祐二年學生蔡珏製數字。凡石質之粗者。易墨而敗筆。細潤者便不能發墨。此硯質潤而仍易墨。可稱佳品。余藏數硯。不能過之。今年城居兩月。親友處假一硯。最不生墨。筆著紙墨即浮撒。且蟾滴勞甚。愈以見硯之佳者足寶也。但余焚欲君苗磨。非維翰負愧眉先生捐佩意耳。

鸚鵡啄金盃

窰器。前朝如官、哥、定、等窰。最有名。今不可多得矣。余家藏白定百折盃。誠茶具之最韻。爲吾鄉吳光祿十友齋中物。屢遭兵火。尚巋然魯靈光也。國朝窰器之精者。無逾宣成二代。宣乃遠不及成。宣則雞文粟起。佳處易見。成則淡淡穆穆。饒風致。如食橄欖。妙有回味耳。余友問卿家藏鸚鵡啄金盃。高足磐口。亭亭玉立。一名四妃。十六子。又名太平雙喜。淡白中見殷碧。離離之色。眞如撒卜嵌空。櫻桃的歷。寶光欲浮。使人不能手。每過雲起樓。促膝飛觥。出成盃勸酒。醉眼婆娑。覩此太平遺物。不勝天寶琵琶之感。註雲起樓。吳中宅。棚檯花石甚麗。問卿先姑丈城

時大彬壺

時壺名遠甚。卽瀘陬絕域猶知之。其制始於供春壺。式古樸風雅。茗具中得幽野之趣者。後則如陳壺、徐壺。皆不能髣髴大彬萬一矣。一云。供春之後。四家董翰趙良袁錫。其一則大彬父時鵬也。彬弟子李仲芳。芳父小圓壺。李四老官號養心。在大彬之上。爲供春勁敵。今罕有見者。或淪鼠茵。或重鷄蠡。壺亦有幸有不幸哉。

湘管

湘竹斒竹。出西粵山中。其地多猺獞所居。非裹糧徒步。冒煙瘴。犯霜雪。不致也。舟行六千里。得至江南。擇其篁孫之美好者。膩肌猩暈。斷以爲管。始爲徐陵珊架上物。亦勤且勩矣。崇禎戊辰。家仲父別駕桂林。前後多有攜歸。每得百餘管。視之不重也。余年家文文起相國。余友吳次尾。頗好之。多有所遺。二十年來。零落殆盡。所存不及十餘。遙望西粵。何異天上。然中年離亂。江淹五色。湘東銀筆。安所用之。況海內知交。稀鍛王琴。多化爲異物。騷魂徒賦。筆冢成封。覩一湘管。而坡老磨人之謔。廣陵絕調之悲。茫茫交集。止有曇州遺淚。與管上湘痕。淫淫罨翳而已。又何異於龜蒙之誌錦裙也。

黃熟

黃熟出粵中。眞臘者爲上。香味甚穩。佳者不減角沈。次亦勝沈速。下者謂之黃熟桶。濃煙潑鼎。不能堪耳。初價不甚昂。山家所易辦。今不能多得。香肆中絕少佳品。每坐雨煮茶窗綠正午。輒思此良友。

五色石子

五色石子出六合山瑪瑙澗。雨後臙痕螺髻。纍纍灑出。然山深地僻。往返六十里。非好事者不到。自萬歷甲午。餅師估兒從旁結草棚以市酒食。於是負石者始衆。鑾湧蟻聚。日不下數石。以白磁盤新水盛之。好甚者十不得一二。其佳者猩紅黛綠。雲橛不一。或爲羊脂玉。或爲蜀川錦。或爲鸚鵡紫。或爲僧眼碧。或爲嫩鵝黃。朱者如美人睡痕。黑者如山猿怪獰。文采陸離。雖珊瑚堆盤。琥珀映觴。無以加是。縱不敢望米襄陽研山。然亦石骨中之小有奇趣者。獨恨閬閬市兒。寸許石子。索價每以兩許。昔坡公餅餌易得以二百五十枚。供佛印令生今日。當有同嘆。

摺疊扇

宋朝握團扇。其摺疊扇。自永樂朝鮮貢始。始頒其式。宣宏間扇名於時者。尖根爲李昭馬勳爲單根圓頭。又方家制方相傳云。文衡山非方扇不書。川扇戈扇以地著。後又有蔣三蘇臺荷葉李玉臺柳邵明若。李文甫燿濮仲謙。雕邊之最精者也。遠者百餘年。近亦四五十年物。卽一扇之制。而精堅脆薄。其爲升降也具矣。註陸文裕得楊妹子寫扇摺痕。尙存孫愐韻注。摺扇。則唐人已有矣。見物理小志。抑亦團扇之摺疊者。並志以備參考。

邱山胡桃

邱山邑人雕刻精工。所製胡桃墜。人物山水樹木。毫髮畢具。余見其有漁家樂。東坡遊赤壁。百花籃詩意。

有夜半燒燈炤海棠春色先歸十二樓數事窗閣玲瓏疎枝密樹掩映斐亹卽善繪者無逾其精巧他有效者便見刀鑿痕終不及其雅鍊矣雖一小技耳前後莫有工者且胡桃大不踰寸幻如許狡獪令人目境迷離亦一奇也故記之

杜鵑原文闕

讀按蛟螭銘記云長橋脈斷杜鵑枯四方兵亂此語不知何來流閱甚久或云郭景純之遺驗也崇禎辛巳杜鵑忽枯周相國是年建坊於橋北堍上橋脈墾斷坊亦未成遂有甲申之變杜鵑產蜀中素有名宜與善行洞杜鵑生石壁間花碩大瓣有痕點最爲佳本不亞蜀中也杜鵑以花鳥並名昔少陵幽懋拜鳥今是花亦可甲矣戊辰秋日男維岳謹補

永定海棠原文闕

讀按海棠以西府爲貴吾宜永定村海棠相傳爲宋時遺植卽坡公置產還勞處也坡公來宜吟賦其下詩云日暖風輕春睡足善於描繪矣永定邵氏爲宜邑舊族其家之盛衰興替亦不知凡幾矣痴海棠繪以永定著名虬枝艷蕊光影炤耀花開時遠近觀者雲集噫故家遺族流風餘韻尙有遲而問之者乎抔無足津逮耶噫良可慨也戊辰仲冬男宗石謹補

先大人山陽錄秋園雜佩兩書宗石十齡時曾見鏤板丙申遭先君大故宗石年甫十三四壁無存饑驅渡江贅雪苑侯公甥館孑然一身僅守先大人所撰皇明語林雪岑集山陽錄書事七則秋園雜佩諸稿皆先大人手自刪改者癸亥冬篋仕博陵丙寅三兄到署始知前所梓兩板已失宗石謀共付剞劂而皇明語林雪岑集卷帙稍繁蓋將有待乃先刻山陽錄書事七則質之海內惟秋園雜佩細校先外舅侯公序缺杜鵑永定海棠二則戊寅春寄書三兄搜之家乘抄稿郵示

較宗石藏稿。又少香櫞、書硯、湘管、黃熟四則。文亦稍有異同。嗚呼。先人手澤。一傳已多缺略。況其後焉者乎。宗石不禁淚下沾襟。動弓冶箕裘之感矣。茲同三兄追述先大人立言之旨。以意補之。登之梨棗。卽以先外舅侯公序冠其端。諸則悉詳。可作總目。是書雖不能還舊觀。庶釋郭公夏五之憾於萬一也。戊辰仲冬四男宗石謹書於安平公署。

右秋園雜佩一卷。明陳貞慧撰。按常州府志、先生字定生、宜興人。少保于廷第六子。吳梅村贈詩所稱茶有一經眞處士。橘無千絹舊清卿。知交東冶傳鉤黨。子弟南皮負盛名。者也。徐健菴墓誌銘、稱先生副榜貢生。改官生。贈檢討。則其子迦陵太史鷹舉博學鴻詞入史局後作也。事蹟錯見壯悔堂集、絞窓紀略、板橋雜記、等書。是書爲其子宗石所刊。缺杜鵑、永定海棠二則。補焉。宗石字子萬。侯朝宗壻。壯悔堂集有贈陳郎序。卽其人也。黃梨洲稱先生侍少保。宦游南北。凡朝政之缺失。君子小人之消長。口談筆記。皆出經生聞見之外。所著有皇明語林、山陽錄、雪岑集、交游錄、八大家文選等書。今皆不傳。宗石謂先刻山陽錄七則。質之海內。亦迄今未見。則是書不尤當珍惜耶。梨洲又稱先生國亡之後。殘山賸水。無不感慨可念。埋身土室。不入城市者十餘年。而遺民故老。時時猶向陽羨山中。一問生死。流連痛飲。驚離弔往。恍如月泉吟社。乃所著僅同吉光片羽。月苦風酸。以厲麥秀黍離之感。固當重付剞劂。以廣爲流佈。噫。方朔萬言。阮咸三語。又必多乎哉。咸豐癸丑大雪後二日、南海伍崇曜跋。

戲瑣

錢希言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借月山房彙鈔澤古齋重鈔及指海皆收有此書且同一版本借月在先故據以排印並附指海本所載提要於後

戲瑕自序

松樞十九山中有戲鍛一書。戲瑕者何。劉勰嘗云尹敏戲其深瑕。猶之唐人著刊誤辯疑也。儻亦攻玉以石意乎。在昔鄭康成不識車渠。蔡中郎不識反舌。崔融不識瓦松。段文昌亦不識昔耶。貞觀省郎不識杜若。元晏先生不識撐犁。吳融韓渥不識野馬塵埃。淮南子以蛩爲蟻蠓。劉孝標以皇初平爲雨師。沈休文以犧尊爲畫鳳皇尾。王子建不知疇之爲麻。麻之爲衣。若此羣公。當時並稱學府。而猶不免于疎漏。瑕固可無戲哉。然羣公博洽之名。何嘗因是少損。千慮一失。尺短寸長。自昔通儒。蔑能兼貫。此非其見通蔽殊也。則所繇辯究難矣。夫吾識有窮。而學問無窮。學問無窮。則瑕瑜之互見者亦無窮。當其瑕有瑜之用。差足戲也。顧立言者安能悉收其全瑜。毋亦姑取其瑜而堅其瑕。以竢世之善戲者歟。古人往往思誤成適。辯究豈必皆精。加以烏焉淵涧。代遠傳訛。苟言而非出于大聖。其孰能不瑕。瑕又胡可盡戲也。余學既淺。腐見復鹵莽。惟當窮愁孤憤之中。不能廢書。見有沿襲舛誤者。隨事輒摘。隨摘輒記。初訂事理字義。兼舉禮儀稱謂。思與古今立言君子互相討論。非謂入室操矛。聊深盍各之致而已。客曰。嘻。君子無戲謔之言。先生其以文爲戲乎。豈莊語法言不足尚耶。竊恐古今之瑕至繁。不可勝戲。必欲以一人之聞見而盡一人之耳目。亦難矣。余笑而應曰。是殆不然。武公戲不爲虐。詩人美之。彼戲之不足以盡古今瑕。與余見聞之不足以盡余耳目均也。且天地一大戲場也。山河影跡。悉成戲具。俄頃百年。無非戲劇。而古今君子。則

戲人也。余與汝皆囿于大戲之中而不知者也。誰賢誰愚。誰好誰醜。誰尊富而賤貧。桑田乎。滄海乎。昨朝明日。安可定乎。彼孰爲戲。此孰不爲戲。彼孰爲瑕。此孰不爲瑕。客以瑕索瑕而戲窮。吾以不瑕索瑕而戲幻。庸詎知夫不瑕者之眞瑕而眞瑕者之非瑕乎。庸詎知夫不戲者之眞戲而戲者之非戲乎。夫既已謂之戲矣。豈復有眞瑕在哉。眞亦戲也。以瑕之眞而爲吾戲亦戲也。汝猶橫執眞想以求之。不大謬戾歟。客無以難而退。洛中才人馬司農仲良玩嗜斯編。慨任校訂。先剞月俸錢。鋟行三卷。使君之美斯戲也將無然。乃用琬琰之瑜。以補斌玟之瑕。不終毀于櫝中幸矣。萬歷癸丑八月朔錢希言志。

戲瑕目錄

卷一

沉魚落雁
龍鍾
中山千日酒
支郎
折衝
平反古語
稱姬
支羅服烝橫奚
纏足
御賜月兒羹
聖
詩叶管絃
青泥
宋家微詠
蹲鴟
弄
三公九卿
沿誤
秋栢之實
玉葉象棋
三生石上事
寒食上墓
墨子
朝士
高唐雲雨
行李
排倒秦皇石
愛妾換馬
浮筠
齒路馬
緇帷
水滸傳
昭穆
壞東閣爲馬廐
薑芽帖
桃始華

咸陽
侍兒小名
湯旱
厠牏
韓湘子
王子喬

卷二

吳荀愛奇
鼎中錢
家禮
碧油幢
天籟
平易
解衣幷糧
瀹潛
不唾井
刮鏽
東方朔
身毒鏡
浮沒
銀床
陸終氏
陵母曾參
古人姓名
多羅
五行先後
郗皇后
大息
六朝文法
姓諛
黃翼傳
吳越時忌諱
大歸
夜航
說苑學孟子
曹景宗
目送
弄叅軍
葉子戲
匏瓜
金屈戌
草木

安定論史
資斧
古人墓文字簡
樵蘇
沈郎腰
趙飛燕別傳
卷三
桃符
楊妃竊笛詩
神女賦
瓜當
遺忘二事相類
拱揖有辨
尚左右
君公
垂拱
桑穀兩見于殷庭
字義
紅靺鞨
蘭燕
劉季
東海于公
王良
瓜祭上環
搏頰
史文矛盾
張公喫酒李公醉
客星
四皓
牽牛織女
凡鳥
甬路
不律
五大夫松
破瓜
夢中李白詩
秦會稽刻石
青鳥
舫
杜陽擧拾遺
綠腰舞
制草用琵琶記

蘇意　同功隊
善財叅觀音　賈籍
山人高士　瓔珞
隨清娛墓碑可疑

戲瑕卷一

明　錢希言甄胄譔

沉魚落雁

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此出漆園氏語。故唐人宋之問浣紗篇云。鳥驚入松蘿。魚畏沉荷花。後世遂稱沉魚落雁之容。至抱朴子曰。昔西施心痛。臥於道側。蘭麝芬芳。見者咸美其容。此又言美色能感動夫草木。不獨魚鳥之有情者矣。書固不可盡信哉。

青泥

拾遺記。禹導川夷岳。而元龜負青泥於後。元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頷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鑿處。以青泥封記其所使元龜印其上。蓋青泥與漢武蘭金紫泥同類耳。梁簡文與蕭臨川書。必遲青泥之封。故今人直以青泥爲墨矣。

高唐雲雨

高唐雲雨。是先王楚懷事。楚襄雖夢神女。而賦中不言雲雨也。乃唐人詩如傾國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雲雨無情難管領。任他別嫁楚襄王。料得也應憐宋玉。只應無奈楚襄王。今來雲雨知何處。重上襄王琦瑁筵。此類甚多。往往誤稱。相沿不改。後遂爲填詞家借資。然使正其訛而作懷王。便不成佳話矣。

高唐賦中旦爲行雲。至今亦莫有稱旦雲者。看來古人下語煉字。皆須韻致。不專以理勝也。又閱元微之會眞詩。晨會雨濛濛。則不獨稱暮雨矣。

龍鍾

竹名龍鍾。而唐詩雙袖龍鍾淚不乾。則直以貌老人衰相矣。然竹實有名龍鍾者。羅浮山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長一二丈。謂之龍鍾竹。又石有名龍鍾者。漢武帝時。陽關外花牛津得異石。長十丈。高三丈。立於望仙宮。名龍鍾石。（宛委餘編。龍鍾不翹首說。）

宋家徵詠

宋王徵詠賦。而廣文選誤王爲玉。題作徵詠賦。下書宋玉之名。王徵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宋人小說辨之詳矣。近眉公枕譚。亦援其說。以爲疎謬如此。殊誤觀者。但余考宋書南史。並稱徵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爲文古甚。所著文集傳於世。其說如此。然時代遼遠。古人文字少傳。集中詠賦。未之詳核。乃唐陸龜蒙撰。自遣詩二十二首。載笠澤叢書者。中一首云。月澹花間夜已深。宋家徵詠有遺音。重思萬古無人賞。露濕清香獨滿襟。據此。則天隨子博學人也。不應託之聲詩乃爾。豈亦讀誤本而云然耶。然令此賦果出景元手。雖章華大夫。吐詞命藻。無以加焉。是知古今人不甚相遠也。

行李

凡國之將命遣使。往曰奉命。來曰復命。其稱謂有行李。左傳曰。行李之往來。杜預注。行李。使人也。宋儒謂

杜氏不究意理。然杜氏未嘗誤也。乃是後人不究意理。誤以遠行裝束爲行李耳。觀隋江總有辭行李賦。則行李之爲行使亡疑矣。

中山千日酒

劉元石於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三年已葬。開棺復醒。故俗云元石飲酒一醉千日。此載博物志諸書可考。搜神記乃演出一段無稽之談。以酒家主人爲狄希。以沽酒者爲姓元名石。讀之眞可絕倒。其非于令升筆斷無疑矣。

蹲鴟

梁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而爲羊字。後有人餉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唐率府兵曹參軍馮光震入集賢院校文選。又注蹲鴟爲今之芋子。卽是著毛蘿蔔。此二事一出顏氏家訓。一出譚賓錄。並足軒渠滿朝。貽笑千古。

排倒秦皇石

索虜拓跋燾登鄒山。見秦始皇刻石。使人排倒之。據南史宋書。皆載其事。以余考之。秦有嶧山碑。泰山碑。朐山碑之眾碑。琅琊碑。並李斯篆文。而未聞鄒山有秦皇石也。豈亦所謂沒字碑耶。聞山東鄒縣。今有嶧山碑翻刻。蓋嶧山故石。燬于火久矣。

支郎

魏高僧支謙博覽經籍兩眼多白而睛黃時人謂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按晉支遁字道林世稱林公亦稱支公亦稱支法師亦稱林道人亦稱林法師未嘗呼郎也然則支郎之名終當屬北地道人耳

弄

南齊蕭諶等謀廢鬱林王領兵入宮出西弄殺之按隋書南寧有小勃弄大勃弄又洞庭山有風弄嚴陵瀨有風七里無風七十里土人謂之瀧或訛爲籠余以爲皆非必當從此弄字宋人葉夢得避暑錄話似未嘗考故因循其舊說耳或以衖字當弄字者恐誤衖卽巷字楚辭家衖家巷也揚子一閧一巷也

愛妾換馬

梁簡文樂府有愛妾換馬樂府解題曰愛妾換馬舊說淮南王所作疑淮南王卽漢劉安也古辭今不傳後閱獨異志載魏任城王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余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號曰白鶻後因獵獻於文帝此於淮南之說理較長矣乃宋人詩話却指鮑生以四絃換韋生紫叱撥爲愛妾換馬是開成後事也何其謬歟簡文樂府結語有眞成恨不已願得路傍兒蓋應劭風俗通引古諺云殺君馬者路傍兒言傍人譽馬乘者盡力馳死也而唐人張祐詩結語翻案最佳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嘶風兩意同可謂脫胎換骨

折衝

身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韓詩外傳注曰衝衝軍也謂敵設此以臨城大臣謀于廟堂遙以折之按風后握奇經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天地風雲龍鳥蛇虎所謂風后八陣傳有圖記後代陣法皆出乎此夫握奇三百八十四字乃漢公孫弘所解豈注韓詩者未見其書故漏斯義而不之及耶漢末三國間有折衝校尉折衝中郎將燕慕輿根爲折衝將軍隋沈光爲折衝郎唐有折衝府唐人田司馬爲長松府折衝名各不同

三公九卿

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象三台九卿法北斗春秋漢含孳載此今世獨尚書稱北斗外藩諸侯得稱四岳與古異矣

浮筠

家語子貢問玉篇孚尹旁達信也注孚信尹正也孚尹旁達者玉之所稟烈火不變其質有似於信也禮記注亦云孚尹猶言信正獨初學記玉部之事對中改孚尹爲浮筠而以儷於垂棘其下引注不明言其所以友人嘗舉以問余謂初學記乃唐朝徐學士等奉詔所撰大較與藝文類聚略相似考之類聚本孚尹與家語禮記合而初學乃作浮筠何愛奇而好訛若此與余應之曰子徒見夫陳澔之禮記集說何孟春之家語注而未見夫漢鄭氏所注戴氏禮則何怪其然也鄭氏謂孚當讀爲浮尹當讀如竹箭有筠之筠浮筠玉采色也然今世儒皆讀孚尹如字瞶瞶相傳不及古人遠矣（按漢劉熙釋名孚與浮字同義謂浮甲在上稱也）

平反古語

太公兵法引黃帝語曰。熒熒不掾。炎炎柰何。雨葉不去。將用斧柯。孔子入后稷之廟。讀金人背銘。則曰滔滔不滅。炎炎若何。毫末不扎。將尋斧柯。本皆黃帝之言而有小異。至宋徐渙之奏廢義眞。則又平反其說云。臣聞原火不撲。蔓草難除。靑靑不伐。終致尋斧。黃石公書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而吳小將張梁亦平反其說以諫孫權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勇士。是數者。語相髣髴。意實一揆。

沿誤

唐李涪著刊誤。謂周禮九棘三槐。通言九卿三公。故九寺爲九棘。不宜獨指大理爲棘寺也。宋彭乘撰墨客揮犀。謂左傳一介行李。杜預注行李爲行人。今人以行裝爲行李。非也。二書傳至今日。又數百年矣。執有稱九寺爲九棘者乎。執有不以行裝爲行李者乎。何況他事焉能改哉。貴耳賤目。有胸無心。在古如斯。所謂年年依樣畫胡盧。匪自今而然矣。

齒路馬

他馬與路馬同道。不自斂退。與之齊行。是之謂齒。有誅者薄責。皆可名誅也。或謂見路馬之芻而蹴以足者。或謂驗路馬之齒而命其年者。皆非。案馬齒之義。晉取虞荀息操璧牽馬而報獻公。公喜曰。璧則猶是也。吾馬齒薄長矣。故今人自謙其年曰馬齒。至荊杜國莊伯令涓人取冠進上問馬齒。圉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馬之齒上下十二。牙上下十八。合爲三十。）此則齒牙之齒矣。應璩新論有之。百辟立中。正九品。置都士。州閭與郡縣。希

疎如馬齒。不相識。何緣別義理。亦此齒也。二馬齒字。稍與齒路馬之齒不同。

稱姬

疑燿謂姬者周姓。後世字學不明。以姬字爲女人通稱耳。其似不然。姬故黃帝氏姓。周人學之。故春秋稱王姬。諸姑伯姊。並得稱焉。魯爲同姓。稱叔姬季姬共姬。猶齊之稱姜。宋之稱子。陳之稱嬀。秦之稱女懷嬴之類是也。蓋古者婦人稱名。率從其國姓。而女之適人者。明有所從。則又繫諸國。若鄭伯姬。杞叔姬。宋萬姬。鄭季姬。衞穆嬴。宋穆姜之謂矣。至周穆王娶盛伯之女。傳曰同姓之親。故稱盛姬。固一說也。然水經注載巫山之上。帝女居焉。宋玉所謂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襄陽耆舊傳則稱赤帝女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是不在周以前乎。而楚非周姓。文王得丹之姬。淫期年不聽朝。魏安釐王如姬最幸。爲公子盜晉鄙兵符。楚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仗鄭姬。右擁越姬。又左傳有秦姬燕姬胡姬陳夏姬。彼何以故。至漢魏而後。相沿爲嬪嬙戚畹之通稱矣。然則稱姬者。自是美名之意。在赤帝時已有之。何關後人謬戾哉。張氏力詆其非。重出而兩見之。抑別有見竊謂今之稱姬者。獨吳人爲近古。蓋吳之先。故姬姓也。六朝三唐詩中。往往稱吳姬。至燕趙佳人亦並稱姬。罪不在字學之不明矣。

秋柘之實

郭注精誠之至。故爲秋柘之實。猶言化爲異物耳。即婦人化石。萇弘之血成碧。望帝變爲杜宇。意。追思少年讀莊子。相心浮氣。却將化爲秋柘之實。作拱木義解。大謬。

緇帷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緇帷者。言樹色紺黑相雜。若帷幕然。陸士衡招隱詩密葉成翠幄。謝元暉詩綠陰漸成帷。其義一也。而司馬彪訓作黑林。名殊不典。

支羅服烝橫麥

治疾當得眞人參。反得支羅服。當得麥門冬。反得烝橫麥。三代以下。皆以支羅服烝橫麥合藥。病日痞而遂死也。按潛夫論如此。支羅服。疑今小朱蘿蔔也。吳越間有之。謂之丁香蘿蔔。其形如參。故誤用耳。烝橫麥。疑卽本草穬麥是矣。陶弘景曰。根似穬麥。故謂之麥門冬。以訛傳訛。曷所底止。

玉葉象楮

列子。宋人以玉爲楮葉。韓非子。宋人以象爲楮葉。

水滸傳

詞話每本頭上有請客一段。權做簡德勝利市頭迴。此政是宋朝人借彼形此。無中生有。妙處遊情汎韻。膾炙千古。非深於詞家者。不足與道也。微獨雜說爲然。卽水滸傳一部。逐迴有之。全學史記體。文待詔諸公暇日喜聽人說宋江。先講攏頭半日。功父猶及與聞。今坊間刻本。是郭武定刪後書矣。郭故跋注大僚。其於詞家風馬。故奇文悉被剗薙。眞施氏之罪人也。而世眼迷離。漫云搜求武定善本。殊可絕倒。胡元瑞云。二十年前。所見水滸傳本。尙極足尋味。今爲閩中坊賈刊落。遂幾不堪覆瓿。更數十年無原本印証。此

書將永廢矣。然則元瑞猶及見之。徵余所聞。罪似不在閩賈。點鬼簿中具有宋江三十六人事迹。是元人纏足先所編。宣和遺事亦載宋江井花石綱等事。施氏水滸蓋有所本耳。一云施氏得宋張叔夜擒賊招語。因潤飾以成篇者也。

纏足

婦人纏足。胡元瑞以爲起於唐。盛於宋元。楊用修初不得其說。後讀漢雜事秘辛。乃方知漢世已有。至以疎陋自嗤。二公該洽。其辯訂閨閣中事如此。余見一書。稱纏足始於帝辛時。妲己狐妖。故纏其足。以避宮人也。此說最古。要必有據。

三生石上事

宋人小說中。惟圓澤三生石上事。是蘇長公撰。却類唐人文筆。今廣記中已闌入矣。後閱冷齋夜話。乃知唐人元有忠義傳。載李澄之子源。與惠林寺道人圓觀游。託生錦襠婦人家。却後十二年。如角而歎於孤山月下。蘇長公刪潤其語而曰圓澤。其實非長公筆也。

昭穆

昭明穆美。蓋炎揚先祖之德。著斯美號。故文昭武穆之稱。當出後人頌述。豈其序於生前哉。考之大戴禮。惟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故曰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又曰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至於葬之用昭穆。不知何始。疑亦行古之道耳。今人葬禮。猶沿其禮。於不廢而於坐位之間。動稱昭穆。溺其旨矣。至有父子叔姪間。亦相向而坐。假借昭穆之義。不亦乖乎。

御賜月兒糕

世傳龍城錄是柳宗元譔而近見一書載柳誠懸賞作龍城記爲錦標書以進唐文宗方御煎麵月兒糕命分賜之不知何所據也抑龍城記又別一書耶小說並稱宋人王銍譔托名柳州

寒食上墓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此大戴禮祭義之文也後世清明十月朔掃墓之義出此乃疑耀謂寒食節上墓其制不見於古卽孔子謂望墓以時祭祀未嘗明言以寒食節豈其未之讀禮乎宋朝謝晦有悲人道賦惟慕舊與觀掃痛一朝而永絕

壞東閣爲馬厩

公孫宏布衣爲丞相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兒大夫分祿養賢卑己下士葛繹澎侯隳壞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爲馬厩掃舍今人並言劉屈氂而不知有葛繹澎侯按公孫賀劉屈氂爲丞相時客館已廢爲馬厩車庫奴婢室矣實非屈氂壞之也

墨

以白土飾牆爲墨郢人運斤削而去其墨是矣而韓非子宮有墨器有滌注墨漆之也豈灰飾亦可言漆乎又周禮注素車以白土堊車藻車以蒼土堊車則不獨牆謂之堊矣山海經大執之山中多白堊

墨子

墨子年八十有二。歎曰世事已可知矣。乃入山精思至道。想像神仙。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九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卷。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效。乃成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遼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六十歲人。周遊五嶽。不止一處也。然則墨子仙矣。何後人以爲釋哉。非膠柱子輿氏之說而傳訛之耶。

薑芽帖

往一老先生云。許文穆公。昔年以史臣奉使。册封朝鮮。其國王問柳柳州薑芽帖。書法頗佳。有處可物色否。文穆一時不知所置對。事竣還朝。問諸館中諸公。亦復茫然。於是文穆謝病還新都。以不能應對爲恥。信乎博識之難也。余訊故老。皆不知有薑芽帖。偶閱柳子厚詩。有重贈劉夢得二首。其末章云。世上悠悠不識眞。薑芽盡是捧心人。若道柳家無子弟。往年何事乞西賓。而劉隨州禹錫集中。亦有答柳柳州三首。其首篇云。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寫論付官奴。柳家新樣元和腳。且盡薑芽斂手徒。即此事。薑芽帖信有之乎。第我輩日聚訟於雌黃癡龍之間。猶未及究此僻事。許公宰輔。豈暇汎濫。不知何足爲病。

詩叶管絃

疑耀謂詩自三百篇而後。至於我明。未有一語可被管絃者。蓋文采有餘。性情不足也。其說駁俗。無已太狹。夫詩本性情。六朝樂府。三唐絕句。何莫非緣情之妙製。聲韻天然。可絲可竹。信如張言。然則彼皆非耶。沈香亭下清平調。與旗亭酒壚諸歌。宮人伶伎。矢口而寫。亦何嘗更換錯綜添減而後於聲律協乎。且自

鐃歌十八曲而下歷代樂章以薦宗廟以格天地皆是物耳假令不入聲律曷以臻斯妙用古人有知豈不揶揄地下哉張氏又謂離騷廢而樂府繼之不知未有離騷先有樂府其來久矣侗峯梓悉昉自騶桑卿雲南薰起於虞代穆王之白雲黃竹尼父之梁木猗蘭是皆在鐃歌十八曲前也何謂繼騷而作耶

朝士

國策史記諸書載豫讓對趙襄子言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說苑則曰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之用

桃始華

呂紀月令始雨水桃李華蓋本於夏小正春正月祀桃則華後禮記改爲桃始華耳留青別札乃謂始字當讀如試花之試然則蟄蟲始振始電桐始華虹始見萍始生天子始乘舟天子始絺涼風始至始用行戮天地始肅始收斂水始涸雷始收聲霜始降水始冰地始凍天子始裘皆可云試乎豈古人著書若是其膚陋哉抑何鑿甚

咸陽

宋秦丞相檜當國勢燄熏天士大夫稱之曰咸陽而不名亦猶晉號司馬氏爲典午唐呼牛僧孺爲奇章意也又檜嘗自稱秦會之而不名字以表德於義亡當

不睡井

古諺云千里井不反唾以嘗飲乎此雖去之千里而弗忍唾也此卽食不毀器蔭不折枝之意耳亡它深義故觀曹植代劉勳妻王氏作去婦詩曰千里不唾井況乃昔所奉而李白爲平虜將軍妻賦詩亦遂采用其意而曰古人不唾井莫忘昔纏綿又六朝詩中援引唾井事甚多乃宋人附會萃草之說何其穿鑿甚乎

姓誤

繆姓通作穆秦繆公魯繆公左傳皆作此穆字三國志關羽謚壯繆近皆呼作紕繆之繆余鄉白龍之母繆氏今文字中亦共稱繆祠龍女恐不如穆祠爲古矣又葉姓从葉孫堅傳有都尉葉雄宜從本韻失涉切讀與好龍之葉公同爲正俗作葉是草木之葉也又譚姓卽談姓晉有征東將軍談包近余邑直呼作嗽字於義亡當苻姓从草今並書竹皇甫覆姓今止呼皇種種訛舛何不正之往時有呼屈原之屈爲屈伸之屈不知其字同而音非也前輩嘗有一對投水屈原終是屈殺人曾子又何曾斯亦可以證魗

侍兒小名

宋晉陽張邦畿著侍兒小名錄拾遺既不免挂一漏萬而汝陰王銍復著補侍兒小名錄雜出不倫所引霍小玉傳媒氏鮑十一娘一段殊於侍兒小名亡當又載李文公集禽滑釐問於子墨子叔曰無恆姪女曰數奇妾曰善佞皆寓言也其猶子虛烏有亡是之類豈宜向癡人前說夢耶王丞相妾雋尙書是美戲之辭何與小名故事

刮鑪

巾箱書雖始東漢時濫觴至於唐宋則爲士子科場中懷挾矣又宋有博學宏詞科懷挾之書名曰刮鑪中作細行字皆蠅頭小楷梓行於世近來浙中盛行小帙書初則供估客蓬窗之翫今詞人賦客並載以出遊纍纍滿囊似非雅道所宜也

黃鬚傳

李樂師遇虬髯客事甚奇張說立傳文亦變幻及閱宋人高平范公稱過庭錄則又有黃鬚傳一篇但言竊富家女不言楊家紅拂妓而虬髯捐貲佐李一段亦不之及文無波瀾不似出唐人手

湯旱

湯有七年之旱史記云流金鑠石而說苑云煎沙爛石史記云桑林翦爪而說苑云持三足鼎祝山川其說稍異

東方朔

別國洞冥記載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年妻田氏女夷二百歲顏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母拾而養之忽失朔累月方歸母笞之後復去經年乃歸母忽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朔曰兒至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淵滃浥朝發中返何云經年乎後有黃翁告朔曰汝太白星精也獨異志則載張少平妻田氏少平卒後累年寡居忽夢一人自天而下壓其腹因而懷孕乃曰

無夫而孕。人聞棄我也。徙於代。依東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東方。名之東方朔。或言歲星精多能。無不該博矣。列仙傳則載東方朔。平原厭次人也。久在吳中。爲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爲郎。至宣帝時猶在。智者疑其歲星精也。三說如此。後余閱道藏經中一段。記東方曼倩。本姓張氏。一曰金氏。生三日而母亡。鄰母拾得之。時東方始明。故姓名曰東方朔。此其說更奇。嘗謂日之朝亦可名朔。不獨月之旦爲朔矣。但太史公與朔同事武帝。不應略其始生之事。而第云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博觀外家之語。是直以先生爲滑稽者流耶。及觀先生自上書武帝云。臣幼失父母。養於兄嫂。蓋初未嘗言育他姓也。且神仙傳稱東方朔生天無歲星。武帝亦云。歲星在朶座傍十八年而不知。洞窅又謂太白所降。豈不訛之訛者乎。又曾見一書云。母夢太白臨其上。因有娠生朔。此又傳訛獨異志者。按天文書。五星盈縮失位。其精降於地而爲人。歲星降爲貴臣。太白降爲壯夫。處於山林。然則朔之爲歲星所降。斷無疑矣。乃朝野僉載。唐崇仁坊。阿來婆彈琵琶。觀者見一將軍。紫袍玉帶。甚偉。下一匹細綾。請一局卜。來婆鳴絃柱。燒香合眼而唱。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將軍頂禮。既告請甚多。遂卽隨意支配。據此。則東方朔本一人也。今變姓爲上下四方。而其名獨不易。何也。是時逆韋全盛。好厭魅之事。而此邪俗師婆。專行厭魅。其後事發伏誅。往往於殿上掘得巫蠱。左道之惑世如此。不大可絕倒哉。元人西湖竹枝詞。有柳洲亭下問來婆。卽指其事。附錄于後。以資軒渠。

吳越時忌諱

先王諱繆。又小字婆留。故吳越民間。皆改劉爲婁。如婁隨婁門婁江之類。竝因繆字而改。今嘉定縣。卽古繆城地也。其時不特呼南海婁氏。番禺婁隴。及婁漢宏。婁仁祀。驅卯金氏。而悉從邾國之後。此亡論矣。獨怪于古人姓名。亦無不易。何歟。王嘗命簡書辟羅隱。中有二聯云。仲宣遠託婁荆州。都緣亂世。孔子辟爲魯司寇。只爲故鄉。千載而下。令人撫掌。案山海經有夏后開。蓋諱啓名也。諱所繇始矣。至夫差女名二十。故吳兒諱二十爲念。石勒名胡。故胡物皆改名。如胡餅白麻餅。胡荽曰香荽。胡豆曰國豆。石虎諱言勒。故呼馬勒曰轡勒。菜曰香菜。桓元呼人温酒。自道其父名。既而曰英雄正自籠疎。宋明帝好鬼神。益尙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說。犯卽加戮。改騙馬字爲馬邊瓜以騙字似禍故也。（禍乃俗字。古體本旣。）宜陽門謂之白門。以不祥諱之。尙書右丞江謐誤犯。帝變色曰。白汝家門。秦苻生自以眇目。所諱言者。殘缺傷毀。偏隻少無。不足不具之類。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誤犯而死者。不可勝紀。東魏高歡諱樹。因以奴爲邦。蓋僮僕未冠曰豎也。然則忌諱之說。三代時已有之。特後世鄙淺可笑耳。宋吳處厚靑箱雜記。又載吳越間謂石榴爲金櫻。劉家留家爲金家田家。留住爲駐住。夫婁者乃劉也。或可通。若金田何居。

廁牏

廁牏。廁中受糞函。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牏。此義爲正。牆板汙衫之說俱非。

身毒鏡

漢宣帝微時。被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宛轉繩。繫身毒寶鏡一枚。如八銖錢。及紹大位。常以琥

珀筒盛之。身毒西夷國名。卽天竺二字也。梁杰公知天竺國境謂此。近見學者。謾不知讀。然酈道元注水經。猶昧厥義。似分身毒天竺爲二。何怪後人信矣博物之難哉。

大歸

古人以去婦爲大歸。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王景興與鍾元常書。近聞室人孫氏歸曰大歸也。共經憂樂既久矣。曷爲一旦離析以至于歸而不反乎。不得面談。裁書敍心。據此。則世俗歸寧輒曰大歸者。豈我思肥泉之義哉。言出不祥。所宜亟正。

韓湘子

韓湘子于潮州示叔父昌黎詩云。舉世盡爲名利醉。吾今獨向道中醒。他時定見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此二十八字。仙傳拾遺所不載。何也。然未嘗言外甥。不知仙傳何據。今廣記中錄其全文。直以韓愈外甥爲題矣。

浮沒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見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此六句。翟下邽署門語也。劉向說苑又增一浮一沒交情乃出八字。浮沒者。豈卽升沉之義歟。

夜航

余第聞皮襲美詩。明朝有物充君信。潘酒三餅寄夜航。而絕不聞古樂府有夜航船曲。輟畊所載。出何典

耶。錄中宜爲擋酒三樽。尤可笑矣。

戲瑕卷二

吳荀愛奇

按吳均續齊諧記略云陽羨許彥山行遇一書生臥側云腳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爲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覺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行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語彥曰欲爲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具諸餚饌珍羞方丈又於口中吐出一女子共坐宴飲俄而書生醉臥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書生臥欲覺女子口吐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臥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共酌戲談甚久開書生動聲因取所吐婦人還納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吞向男子獨坐然後書生起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內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許彥別又案荀氏靈鬼志略云太元中有道人從外國來多有術法常行見一人擔擔上有小籠子可受斗餘語擔人云吾步疲極欲暫寄居擔人甚怪之慮是狂人便語君欲何許自居耶答云君若見許正欲入居此籠子中擔人愈怪其奇君能入籠中便是神人也卽入籠中籠亦不更大擔亦不覺重又按舊雜譬喻經略云國王太子入山上樹逢見梵志獨行入水池浴出已飯食作術吐出一壺壺中有女與屏處宴梵志得臥女子復吐一壺壺中有男復與共臥臥已吞壺須臾之頃梵志已起復納婦着壺中吞已杖持而去太子歸國白王請梵志及諸臣下作三人食持着一邊梵志旣至言我獨自太子曰梵志汝當出婦共食梵志不得已出婦

太子語婦汝當出夫共食如是至三不得已出男共食食已便去據三說奇而又奇抑何相類若此也余意當時先有此經吳荀二家愛奇之甚故竊取經語而傳會成篇以文爲戲耳不然者豈有偶合之理

陸終氏

卷章取惲水氏曰嬌（班固古今人表曰嬌極）生吳回（食於吳故曰吳回）吳回生陸終（楚極司馬氏皆陸終之後不獨錢氏）陸終取鬼方氏曰嬇（音創人表作女嬇）胏三年生子六人曰樊曰惠連曰錢曰求言曰晏安曰季連以六月六日坼左而三人生剖右而三人出錢之字鏤封於彭是爲大彭錢乃古劉字耳（秀豎諸標倘人皆彭分也）今人疑釋典中有坼左剖右之說輒指爲誕妄豈未考之遠古乎

說苑學孟子

說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昏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懦足而況人乎此段全學孟子子產聽鄭國之政一章不然何其事之連類若此又景公探僖觳一段亦學孟子牽牛過堂下一章而晏子治東阿則祖襲齊威王烹阿封卽墨議論以成文言雖誣而中理可觀漢人高手

鼎中錢

漢有當三錢至宋文帝二十四年六月以貨貴鑄大錢一當兩二十五年正月已卯罷大錢當兩梁太平二年夏四月己卯鑄四柱錢一准二十壬辰改四柱錢一准十案崔鴻後趙錄載石勒時得一鼎容四斗

中有大錢三十文曰一當百。百當千。千當萬。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豐倉。此事甚奇。考諸三國時錢法。劉備以一當百。孫權以百當千。則鼎中錢。是蜀吳所遺。未可知也。乃泉譜直載僞趙錢。千當萬。萬當千。止有三。豈即鼎中三十之異。而傳訛傳會。未之深考耶。

陵母曾參

王陵母在項籍軍中。對漢使伏劍而死。著於史策。斑斑可考。而宋鄭鮮之答桓元博議。乃云王陵之母。見烹於楚。曾參親坳之後。南游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轉轂百乘。北向而泣涕者。悲不逮吾親也。乃宋秀才劉璉上書曰。臣聞曾子孝於其親。而沒於水。二說出何典記。甚矣文人之好訛也。

曹景宗

曹景宗出行。褰車幔帷曰。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耳後風生。鼻頭火出。今來揚州。作貴人。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邑邑使人氣盡。此五十一字。大有致。殊不似長鎗大刀語。而後世但傳競病二韻爲佳。競病詩。只是操筆立成。驚倒光華殿中客耳。以爲足槩英雄之思。淺哉。

家禮

世傳文公家禮。最宜依行。今俗冠禮不行。亡論矣。至婚喪祭三者。禮莫大焉。全不依禮。競侈虛文。殊於古義有傷。甚至婚家請書式樣。載在禮中。曾不經目。漫以俳偶之語相誇。徒爲金箋災耳。天閼刻藤。可悲可弔。所當改正。

古人姓名

韓馮一稱韓朋。馮驩一稱馮煖。尙平一稱向平。荀卿一稱孫卿。匡俗一稱廬俗。馮婦。韓娥。徐夫人。丁夫人。翠鴛鴦。陳意奴。趙燕奴。皆男子也。而或疑爲婦人。許負。曹豐生。劉賢得。王聖。陳君夫。王伯榮。關別駕。皆婦人也。而或疑爲男子。龍陽君。本美男子也。而名疑謂魏安釐王幸姬號龍陽君。鄭櫻桃。石虎后名。晉冗從僕射鄭世達家妓也。而載記謂虎寵惑優童鄭櫻桃。譖殺郭崔二氏。班孟。石公子。范成君。楊正見。並女仙也。而其名像男子。柳條青。三朵花。婆娑寐。感庭秋。並仙人也。而其名像女眞。梁鴻之有孟光。稱令妻矣。而蜀志亦有男子孟光。元魏之臣李平。稱名將矣。而漢宮亦有婕妤李平。離騷之載巫咸。稱楚臣矣。而漢武帝時亦有仙人巫咸。漢高祖時有韓信。而同時馬邑之圍。降於匈奴者。亦韓信。事夏爲宗伯者。鬻熊。而著書二十二篇。周封之爲楚祖者。亦鬻熊。苻堅時有王猛。而齊侯伐晉。與東郭書讓登夷儀城者。亦王猛。范蠡變姓名爲鴟夷子皮。而田成子之臣。常夜告田成子爲旌節以起宰我之伏。卒遂殘之者。亦鴟夷子皮。七月七日。冠遠遊冠。朱衣。虎頭鞶囊。五色綬。帶劍過蔡經家者。是仙人王方平。而性好山水。愛宅蘭風。垂釣於上虞江者。又一王方平也。貞觀中。敕文武官。各貢理國之策。馬周所貢。意出人表。自此累居大任。入相中書者。是仙官馬周。而斗酒濯足於新豐市上酒家者。又一馬周也。賜眞朮修服。坐知四方之事。乃入上疆洞中者。是中山劉商。而與賣藥道士攜手登揚州酒樓者。又一劉商也。學識好古。有名於時。爲成都少尹者。是太和中李章武。而與逆旅主人婦死後交合。解贈西王母所遺靺鞨寶者。又一李章武也。世喜

傳訛稱謂易亂苟非辨證將安所適從哉

目送

目送飛鴻手揮五弦此晉嵇叔夜五言詩也唐人獨孤及馬退山茅亭記中改作手揮絲桐目送還雲直用其義不覺蹈襲權德輿吳興溪亭記則曰目送飛鳥口吟招隱抑又下矣然目送二字實有本左傳宋華督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呂覽客有見田駢者趨翔閒雅辭令遜敏田駢送之以目漢高目送四皓孝文目送絳侯而東漢靈帝目送田鳳題柱曰堂堂平張京兆田郎

碧油幢

幢旛旞其狀童童然也一作幬帷或云車幰唐張仲素塞下曲中獵馬千羣雁幾雙燕然山下碧油幢傳聲漠北單于破火照旌旗夜受降是以油幢爲軍旅中威儀矣惟白樂天有婦兄楊汝士領東川節度使與妻崔氏同赴任樂天代內作詩送之云劉綱與婦共升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似沙哥與崔嫂碧油幢引過東川用事切當蓋沙哥汝士小字也

多羅

唐顧甄遠賦惆悵詩中有若爲多羅年少死始甘人道有風情二句湯義仍常不解多羅之義而以質余余無以應近見一書云多羅粉器也疑唐人直以多羅爲粉而稱粉少年耳又多羅海外國名見山海經

弄參軍

肅宗讌於宮中。女優弄假戲。有綠衣秉簡爲叅軍者。天寶末。祿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因隸樂工。令爲叅軍之戲。公主諫以爲不可。遂能戲而免。阿布思之妻。此因話錄所載甚詳。故唐人薛能有詩。此日楊花飛似雪。女兒絃管弄叅軍。可證女優粧束矣。乃陶宗儀撰輟畊錄。直以叅軍爲後世副淨。據云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善弄叅軍。然則戲中孤旦。皆可名叅軍也。豈必副淨爲之哉。按弄叅軍者。漢和帝免館陶令石躬罪。每讌樂。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終年乃放。後爲叅軍戲所繇始矣。

天籟

天籟星。在斗牛間。石氏星經云。東壁之星主文籍。指此。故漢秘書監爲東壁焉。按籟義不獨管籟。又謂編竹習書。世傳通占大象歷星經上下二卷。不知何人所作。載天籟星。在斗杓第二星西。主關籟開閉。明吉暗凶。蕞及余考北宮七宿圖中無天籟。而天籟却在東宮七宿圖左箕宿之上。斗杓直指之。凡八星。其形如連環跳脫之狀是矣。星經欠核。

五行先後

在天爲五緯。在地爲五岳。在人爲五行。五行者。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此洪範所載先後如此。雒書本文。鑿鑿可據。史記亦云。水火木金土。此五星者。天之佐爲經緯。見伏有時。不知班固何緣有金木水火土之說。載在白虎通。後人因之。遂不改矣。

葉子戲

唐太宗問一行世數。禪師製葉子格進之。葉子言二十世太子也。後適符其讖矣。唐朝葉子戲。疑昉於此。歟同昌公主。一日大會韋氏族於廣化里。韋氏諸家。好爲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令僧祁捧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其後南唐李后主妃周氏。編金葉子格。卽此戲也。按葉子戲。自唐咸通以來。天下尙之。卽今之扯紙牌。亦謂之鬬葉子。近又有馬釣之名。則以四人爲之者。唐格已不可考。今自錢索兩門而外。皆水滸傳中人。故余嘗呼戲者曰宋江班。或云見厭勝之術。恐梁山泊三十六人復生世間耳。然則唐宋之世。以何爲厭勝耶。凡士人讌會。閨房雜聚。與夫歌臺舞榭之間。酒壇博館之下。盛行葉子。棬擲揣象戲之樂。無以加於此矣。然三門皆以萬爲尊。以九爲右。惟錢門自空。而九其首選。次選二色加以朱采者。豈古六赤編金之遺意乎。奈何諸學士紛紛聚訟。咸定錄以葉子爲諜俀子選。歸田錄以爲姓葉號子青。房千里以葉子爲升官圖。李易安以長行葉子爲世無傳者。楊用脩則引李洞集中李郎中夢六赤因打葉子之事。謂今此戲不傳。而胡元瑞矯楊氏之說。直以葉子爲今之投子。或如洒牌。至云葉子采選之戲。今絕不可考。豈用脩元瑞諸君子並未入少年場耶。聯章累牘。證辨不休。夢中說夢。何殊蕉鹿。廣異記載郗澄冥游。見一小胡頭在廳上打葉錢令。卽此戲也。

平易

平易之易。卽君子居易之易。從去聲。舊矣。後漢杜篤論都賦序。或棄去阻隘。務處平易。叶作入聲用。然則二義固可通耶。

郗皇后

按釋典有懺法。本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蕭氏譔。淨住子輯成二十卷。未及流通。至大梁天監中。命高僧刪蕪撮要。采摭妙語。改集十卷。題曰慈悲道場。俗稱梁皇寶懺。當時郗氏方淪蟒類。已承懺法。獲援超昇。其事鑿鑿有據。而兩京記所載。則謂郗皇后性妒忌。武帝初立。未及册命。因忿怒。忽投殿庭井中。衆趨井拯之。后已化爲毒龍矣。烟焰衝天。人莫敢近。帝悲歎久之。因册爲龍天王。便於井上立祠。此說不知何出。豈承變蟒之言而影響之耶。楊夔止妒論亦云。梁武帝郗后姓妒。或云倉庚爲膳療忌。遂令膳之。妒果減半。然則郗后之妒。信有之矣。及考梁書列傳。郗氏諱徽。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事。無不閑習。齊建武中。高祖爲雍州刺史。先之鎮。後乃迎后至州。未幾。殂於襄陽官舍。時年三十二。高祖踐祚。迎崇爲皇后。有司議謚。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臣沈約謹按謚法。忠和純備曰德。貴而好禮曰德。宜崇曰德皇后。觀此。則忌妒之說。又若所無。史臣雖揚善隱惡。亦不宜有此溢美之謚也。

匏瓜

匏瓜。星名。屬北宮七宿。下與敗瓜離珠相連。故曰敗瓜珠上匏瓜生。卽匏瓜無匹是也。按天文集要記。則稱庖瓜星爲天子果園。然西宮七宿中。別有天園星。主果實菰畜儲矣。而荆州占則云。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匏瓜明。則歲大熟也。故曰匏瓜無匹。牽牛獨處。其猶南箕不可簸揚。北斗不可挹漿之意乎。

解衣幷糧

昔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及門。與弟子宿於郭門外。寒愈甚。謂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我與子衣。子

活。我國士也。爲天下惜。子不肖人也。不足愛。弟子曰。不肖人惡能與國士幷衣哉。戎歎曰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半夜而死。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爲友而賢。俱詣道途。共遇風雨。糧不俱存。角哀乃幷糧與伯桃。得濟。角哀入空樹中餓死。此二事並出春秋戰國之間。而羊左之名甚著。戎夷無聞。僅見於呂氏春秋。亦絕相類矣。

太息

齊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潛王亦慨焉太息。並見呂氏春秋。至賈誼書可爲長太息者六。而史家僅載其三。宋蘇長公作太息一篇。使秦少章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竢論定也。余嘗疑太當爲大。是浩歎之義。後人魚豕其字耳。偶讀素問靈樞。黃帝曰。人之大息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憂思則心系急。心系急則氣道約。約則不利。故大息以伸出之。然則太息之當爲大息亡疑矣。（今方書中有善太息病。疑是大息之訛也。）又按宋書。領軍王元謨奮部曲猶有三千人。廢帝頗疑之。撤配監者。元謨大息深怨。斯亦可証。

金屈戌

屈戌亦名屈鄰。余曾見古金屈戌。長可尺餘。廣象楣棱小殺。鏤獸形若鼕鼕狀。絕細巧。銜雙環。意即古之金鋪耶。梁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杜牧勤政樓詩。惟有紫苔偏稱意。年年因雨上金鋪。一物而異名。至屈鄰之稱。則自李賀詩中見耳。西漢書。元壽元年。孝元殿門銅龜蛇鋪首鳴。鋪首即金鋪也。及讀宋人小說。謂般輸見水中蠡。引閉其戶。終不可開。遂象之立於門戶。今門上排立而突起

者。般輸所飾之蠢也。據漢書。則鋪首作龜蛇之形。似不專於蠢矣。

瀺灂

瀺。水落地聲。灂。水小聲。瀺灂見考工記。而宋玉高唐賦中巨石溺溺之瀺灂兮。李善註曰。溺溺。沒也。瀺灂石在水上出沒之貌。乃唐人仲子陵五色琴絃賦。遂訛爲泉魚瀺灂以躍鱗。泉魚二字出吳志有本。若言瀺灂是魚。直作濡沫之類解矣。然頭責子羽。已誤瀺灂爲漁父事。何怪後代相承也。

六朝文法

疑耀舉劉越石贈盧諶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以爲文法不通。不知錯綜其辭。政是六朝人妙處。遐哉邈乎。上哉夐乎。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臣哉鄰哉。鄰哉臣哉。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左提右挈。互舉兼稱。何爲不可。

草木

唐李周翰註文選典引。混解草昧二字爲草創冥昧。旨殊未暢。夷考羣書。草木二字。各有義焉。草木之初生曰甲。既秀曰英。草曰榮。木曰華。草曰夭。木曰喬。草曰豐。木曰灌。草曰薄。木曰叢。草曰搖。木曰落。草曰芳。木曰嘉。草而不齊。昧而不明。曰草昧。我輩皆曰用而不知矣。

安定論史

班氏而下。稱良史者。其范曄之後漢。陳壽之三國乎。卽宋書出於約。魏書成於收。文以代降。廉陛之勢使

然。其辭雅馴。胡可盡廢焉。安定以爲亂人之史與小人之史。是必仲尼其人而後成春秋。世無史學矣。夫劇秦美新。至於今猶與封禪典引諸文並垂不朽也。豈可以其人而廢言哉。又舉歐陽之五代與延壽之南北並論。則本之不揣而末焉是齊。何啻千里。不曰僭人于其倫耶。

垂拱

垂拱尸居淵默之稱也。而韓非子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內。則謂君臣相與晏安。非嘉語矣。然初未嘗以垂拱稱君也。奈何後人誤解。遂與端委同義。豈作者之心哉。至唐明空。直以垂拱改元爲號矣。

東海于公

東海于公爲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嘗抱孝婦具獄哭於府上。自謂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故欲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是于定國之父也。近見後人文字。直指定國爲高門之于公。以其亦嘗爲廷尉。民歌不冤。故誤用之耳。所宜考究。

資斧

宋元嘉中。有詔虐虜窮凶。著于自昔。未勞資斧。已伏天誅。資斧出旅卦。相傳爲道里之費。疑其義取於師行糧從。非漫然也。

桑穀兩見于殷庭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高宗者。武丁也。先王道缺。刑法遠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考之太戊武丁。不過再易世耳。而桑穀兩生。厥後獨晉愍懷時。桑兩生於宮。乃呂覽直以桑穀共生爲成湯故事。抑何舛甚。將徵謬悠其辭歟。

王良

天官書曰。天駟旁一星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星經則載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爲御馬官。漢中四星。天駟旁一星名王良。其說與史符節矣。則何以復載造父五星。在傳舍南。主御女官。見則馬貴。又有策一星。在王良前。爲天子僕策御馬。非因天官書而附離其說者耶。緯緒之不足憑。往往如此。

古人墓文字簡

牧野作坰野。竹書紀年。有比干墓。前有石銘題隸云。商大夫比干之墓。所記惟此。漢高祖孝文各爲立碑。延陵季子十字碑在鎮江。人謂孔子書。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按古法帖。上止云嗚呼有吳君子六字而已。若延陵之墓四字。疑是後人妄增。除之字外。三字是漢人古篆。不與前六字合。東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釀家穿其傍作窖。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銘。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葬銘。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鼂。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乘靈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款。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於后土。魂氣無所不之。何必故邱。然後卽化。封於長安北郭。此焉宴息。及死。命刊石埋於墓側。東漢趙嘉。卽趙岐。與兄子書。大丈

夫遁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圓石于吾墓門側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柰何吳郡陸績豫知亡日乃爲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於戲悲隔唐傅奕武德中爲太史令一病不問醫自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古人墓文之簡只十餘字何嘗不傳今人則聯篇累牘不諛地下則諛地上耳買菜求益嚴光所以深歎歟按洛陽伽藍記載後魏隱士趙逸答好事者語云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德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逺衡爲臣與伊呂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鯁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詞損實當時作文之士慙逸此言據此則南北朝時已然不獨唐人諛墓而已蔡中郎云平生作碑文惟郭有道一篇無媿則西京時已有此風耶余嘗見元人趙承旨孟頫集中所載其自譔父母及祖父母墓誌僅敍生卒爵里而已並不書事至於尚書故實所載東晉謝太傅碑但樹貞珉初無文字蓋重難制述之意此等識見高出千古

字義

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兄弟之子皆曰姪从女至聲近者皆去女書人釋名中音質作騭字解同志爲友从二又相交友也近日皆加一點是友字矣友走犬貌遂使椒蘭下同廬鵲按六書故云友蒲撥切犬走足有所曳撥也詩云狼友其胡引而申之越山川險阻爲友履友涉又爲友扈別作跋記曰燭不見跋謂燭本也凡禮傍从示周官地曰祇亦作祗凡神示之屬皆从示謂顯設昭示也說文天垂象見吉凶以

示人也。初傍从衣。初从衣从刀。始裁之。初之義也。近者廢示从衣。名曰禮衣。傍不知何出。而衣服之類。傍多缺點。與示字初無分別。又阝字在右讀邑。在左讀阜。古體郡字多書䢅。凡都邑之名。並如此書。而御卿節即却卯柳卬卻卸諸字。並宜从卩。今一槩溷書。毫釐不辨。豈作者之意歟。勇字从角。言角力也。俗作勇者非。而角象形。與刀魚相似。又有音錄者。角里先生。誰謂雀無角之角是也。俗語有一撇兩點之分。其實字形無二。近說詩者蓋訛其音。不析其義矣。須臾之須从彡。今悉从水。不知湆字音媚。蓋水名。宋人劉湆溪是也。臾字从申从乙。俗作叟者非。凡楊字从木。惟揚州揚子雲二字从手。古作敭。今稱敗歷中外。讀作入聲者誤。又博字協字。旁宜从十。正字相居切。在上平六魚中。近日凡書匹偶馬匹。皆書疋字。斯豈配儷之義哉。日月象形。江河諧聲。止戈爲武。挽弓爲引。人負戈爲戍。戉含一爲戍。矢貫弓爲弔。人執圭爲佳。大羊曰美。不从火。點水成氷。不从二。（冰音凝。李陽冰：鬬字非門。畫字非畺回字从口。峰字从丰。降字从夅。溥字从甫。豈喦山側。緣汞从互。王字中畫近上。絇衣無裏曰褶。功効之効非文。修爲之修非月。安盌之盌从心。丁寧之从寧丁。勞面从力。嫠婦从女。象乳曰母。禁止曰毋。素餐饕飧。毫釐宜辨。菅蒯菅仲。纖悉宜分。出內之內非入。根蔕之蔕非帝。車軌之軌不丸。長幼之幼是力。看字以手遮日之象。集字鳥聚于木之理。如斯之類。牛汗難窮。並宜研求。無使千里。李涪常曰。此而不悟。曷曰文人。近督學使者校士江南。閱卷多不稱意。嘗謂士子字學不明。何以通於文義。有少年生。理既荒謬。復以鄉黨之鄉。誤作卿字。大怒。深加黜責。嘻。嚱謂藝可無游哉。

瓜祭上環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禮云瓜祭上環斯可證矣蓋古人凡食必祭物之先故疏菜瓜三者物雖微而食之羹之祭之不敢不致其追敬之禮仲尼所以必齋如也先儒訓詁改瓜爲必於義未通亦豈聖人之旨歟

樵蘇

采薪曰樵采草曰蘇莊子蘇者取而爨之故鮑明遠寄妹大雷書云樵蘇一歎舟子載泣蓋指樵蘇爲採樵者若史記樵蘇復爨周子仲黨樵蘇不爨清談而已又直指爲葛藟之屬矣古人互舉兼稱往往如此

紅靺鞨

近見註本草者云山海經所稱采石卽寶石也碧者唐人謂之瑟瑟紅者宋人謂之靺鞨今通呼爲寶石以鑲首飾器物按酉陽雜俎代宗卽位日慶雲見黃氣抱日楚州獻定國寶一十二初楚州有尼眞如忽有人接去天上天帝言下方有災令此寶鎭之其數十二第七曰紅靺鞨大如巨粟又李景亮傳唐人李章武悅其逆旅主人婦與之私通後李再過而婦已死悵然求寤其夜婦果至交合歡好如初臨別解贈以紅玉一枚云是西王母所遺靺鞨寶非人間物也囑章武珍重據此則靺鞨之稱名匪自宋矣今之鑲首飾器物者皆下品寶石恐不足當瑟瑟靺鞨嘉名

搏頰

淮南子曰。黃帝作竈。死爲竈神。夫黃帝仙矣。不爲神。乃爲竈乎。鄭元以竈神爲祝融之神。亦非也。積古相傳。蘇伯吉利是生祝融。逮妻搏頰。死託于竈。故戴氏禮云。竈者老婦之祭。其說可證。然則竈神是祝融之妻搏頰亡疑。遂古時已有之矣。夫吹律聽聲。以別其姓。雖是聖人妙用。而天子因生以錫之。至周始大備焉。在祝融時。安得便有姓名字之謂。而酉陽雜俎五經異義諸書。漫稱竈神姓張。名禪。字子郭。一名隗。吉利姓蘇。夫人姓王。又竈神之名曰壞子。紛紛傳說。豈非僞而託者歟。一竈神也。而姓名不倫。又有眷屬。邪說附會。可資笑談。祝融一本作祝庸。今人直以祝融爲老婦。抑又訛之訛矣。

沈郎腰

梁沈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許。約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于勉。欲求歸秩。故云百日數句。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久支。後人便稱沈郎腰矣。法喜志乃云。一時以風流見稱。而肌體清癯。時語沈郎腰瘦。似未核之梁書耳。

蘭燕

少時有前輩閱初唐人王子安七夕賦。讀至引驚蟬于寶瑟。宿蘭燕于瑤筐。謂蘭燕對不過驚蟬。當是闌珊之闌。後人誤刻草頭耳。坐客擊節稱善。余從席隅輒進一語。古者不嘗以七月爲蘭秋乎。然則七夕之燕。獨不可稱蘭耶。若改蘭爲闌。殊無意味。王君彩筆。當不其然。一時座客。復爲改容。

史文矛盾

北隋史高熲傳載陳平章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熲曰武王滅殷嬖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乃南陳史中張貴妃傳復云隋軍尅臺城貴妃與後主俱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之于青溪中一事而兩見出于一人何其前後不倫矛盾若此甚也

趙飛燕別傳

說郛有趙飛燕別傳其文遠遜伶元元瑞以爲六朝人作竊謂不然卽蘭湯灩灩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一篇之中獨此三語爲俊元瑞所極賞者稱其敍事如畫出伶元右不知此語蓋有所承按麗情集載陳鴻秀才長恨歌傳云詔浴華池清澜三尺中洗明玉蓮開水上鸞舞鑑中然則唐人已先述之矣比于元傳庸體光發占燈燭七字適麗古健相去奚啻天淵

劉季

近見史詮一種乃新都某君子譔論馬遷是漢代人不宜直呼高祖劉季殆不然史記乃太史公譔著列代之史自三皇五帝以訖于漢非漢史也安得不數稱劉季且當其爲亭長時往賀呂公紿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呂公亦遂呼季曰無如季相願季自愛呂媼亦怒呂公曰何自妄許與劉季蓋古人相與語多稱字漢惠諱盈字滿顏師古注曰臣下以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又高帝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顏師古注曰邦之字曰國者臣下所避以相代也然則名可諱字固可稱何害

戲瑕卷三

桃符

周人木德。以桃爲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遂立桃梗於門戶。畫鬱壘葦茭其上。應劭風俗通曰。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黃帝書稱上古之時。兄弟二人。曰荼與鬱。住度朔山上。桃樹下。簡百鬼。或又云黃帝治而象之。則又非始於周。而桃印桃弧桃棓桃杖之製。繇是紛紛起矣。桃印本漢制。所以輔卯金。至魏除之。後世則用桃符于門。其猶行古之道與。按荊楚歲時記。正月一日。造桃板着戶。謂之仙木。注。桃者五行之精。厭伏邪氣。制百鬼也。又曰。帖畫雞于戶上。懸葦索。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括地圖曰。桃都山有大桃樹。盤屈三千里。上有金雞。日照則鳴。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壘。幷執葦索。以伺不祥之鬼。得則殺之。三說與應劭相符。獨二神名稍異耳。據此。則桃板桃符。各有分別焉。古之桃符。必是書成。或用絹素象形而製。如今午日造辟兵符之類。既云插其傍。必非木板。而今世造桃板着戶。第可言桃板。可稱仙木已耳。以爲桃符。名雖韻而實則舛矣。按朝野僉載云。唐明崇儼有術法。文宗試之。爲地窖。遣伎奏樂。引儼至。謂曰。此地常聞管絃。是何祥也。卿能止之乎。儼曰諾。遂書二桃符于其上。釘之。其聲寂然。信如斯言。則桃符是用筆書成以爲厭勝之術。非板於門者也。總把新桃換舊符。乃宋人詩。何足憑據。然今世不用桃木作板。而以凡木塗之。繪盤桃花實於其上。其善沿楚漢之遺意乎。

張公喫酒李公醉

唐武后時有張公喫酒李公醉之謠張公謂易之昌宗兄弟也李公謂中宗也此卽薛王沈醉壽王醒之意一日士人有犯夜而非其罪者舉此爲辭官遂命賦其事士人援筆立搆數言主者笑而釋之此語流傳至宋則宗門老宿無不拈出來作對答人底話頭味之却眞有不可思議道理在其時又有張公帽兒李公戴至今相傳又有張三有錢不會使李四會使却無錢之諺疑亦是此意耳後世行市語有張三李四皆非漫然無本魯酒薄邯鄲圍畢生甲甌歸乙事機莫測曷足怪乎諸老先生乃謂皆是亂說然則聖人何以擇言於芻蕘

破瓜

碧玉破瓜時郎爲情顚倒芙蓉凌霜榮秋容故尚好碧玉破瓜時郎爲情顚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此古歡好曲也與子夜歡聞讀曲華山畿諸歌同意正以破瓜喻女子破身古人託物比興若芙蓉菡萏蓮之屬無之非是許氏說文訓辨字爲瓜中實斯可以反其隅矣宋楊文公誤解呂純陽功成當在破瓜年謂俗以破瓜爲二八而凌氏核劄亦執是說遂云破瓜卽二八非女子破身也何不於碧玉歌歡好曲二辭求其義乎洞賓談閉房之術大略謂仙家采藥須明鼎候不失其候成功無難破瓜年者卽仙經所云海水潮生山頭月白之義其術要取二八生門實非指破瓜爲二八也核劄又謂填詞者云未破瓜剛二

八爲悖語。亦似未然。王實父北西廂。香美娘。分破了花木瓜。深得六朝樂府意。豈亦悖耶。金元人製曲。自是立言。而不知者以爲填詞也。

楊妃竊笛詩

楊妃以竊吹寧王紫玉笛忤旨放出。後復使高力士就召以歸。故詩人張祐詩曰。梨花靜院無人見。閒把寧王玉笛吹。此載太眞外傳有據。而容齋續筆則云。金輿遠映無人見。偷把邠王小管吹。萬首唐人絕句。洪所緝而進呈者。其所載張祐詩。以邠王小管爲題。考之唐書。寧王未嘗封于邠。或寄託之辭。如王維賦餅師。而題稱息夫人之屬是耳。不然。何爲使李公戴張公帽耶。抑或以承寧嗣邠。故遂舉竊笛事附會之。殆不可曉。（按承寧。章懷太子孫。邠王守禮子。天寶初嗣封。非寧哥也。）

客星

凌氏核劉稱客星有三。一曰老子星。二曰國皇星。三曰溫星。謂老子乃古之有壽德之人。非李耳之老子也。國皇乃國星。不知爲何國人。溫星性溫。乃古之有操行者。然則三星皆吉曜耶。以余所考。似未然。客星者。周伯老子。王蓬絮。國皇溫星。凡五星。皆客星也。周伯大而色黃煌煌然。見則其國兵起。若有喪。天下飢。衆庶流亡。去其鄉。老子明大色白。淳淳然。所出之國。爲飢爲凶。爲善爲惡。爲喜爲怒。出見則兵火起。人主有憂。王者以赦除咎。則菑消。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見則其國兵起。若有喪。白衣之會。其邦飢亡。又曰。王蓬絮星色青而熒熒然。所見之國。風雨不如節。焦旱物不生。五穀不成。登蝗蟲多。國皇星出而大。其色

黃白望之有芒角見則兵起國多變若有水飢人主惡之衆庶多疾溫星色白而大狀如風動搖常出四隅出東南天下有兵將軍出于野出東北當有千里暴兵出西北亦如之出西南其國兵喪竝起若有大水人飢又曰溫星出東南爲大將軍服屈不能發者出於東北暴骸三千里出西亦然蓋此五星者行諸列舍十二國分野各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凶又星大事大星小事小星色黃得地色白有喪色青有憂色黑有死色赤有兵各以五星占之大都此五星皆雜妖所出形狀不同爲殃則一其出不過一年若三年國必有大喜京房臨刑謂人曰吾死之後客星當入天井又華陽國志載蜀中傳相告曰井中有人學士靳普言客星入東井益州之分憂刺客入耳據此二說則望而知其非瑞星明矣太公陰謀亦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斯可證也初成少年博洽或其家多異林別有所攷而爲是說耳

夢中李白詩

黃庭堅太史在蜀時泊舟江上夜夢李白謂云吾平生有蜀江竹枝詞三絕恐集中傳寫失其眞爲君誦之庭堅醒而記其語一一著之于書即今相臺岳珂載入桯史首卷是矣其末章有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二句厥後靖康之變詞人賦感懷中即承其語用之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宋詩學古大都如此

神女賦

神女賦中。王玉二字互書。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玉也王對應作玉對纔是不應王對曰之後又有一王曰也。此說千古不刋。余記得科斗時事。嘗命書傭繕寫諸賦數卷。自楚訖唐。合爲一帙。命其名曰列繡編。是時業已如此政之。後見李上饒家刻出賦苑。板雖不佳。却合余意。不知何人所校。據凌初成校劄云。張伯起纂文選注時。已改定矣。初成又謂宋人沈存中筆談。先有此說。余考筆談未之有也。然核劄既已詳哉其辨之矣。不知古玉字元無一點。後隸書始加點以別帝王字耳。玉字象形。本從王省文。徐氏所謂王中畫近上。王三畫勻也。李陽冰曰。三畫正均如貫玉。蓋字義如此。今世傳璧字碧字。與璠璵環瑗之屬。諸王或在上下。或在半邊。亦初未嘗有點。可以反矣。去古既遠。文字脫誤。訛以傳訛。往往而是。在有唐諸公。含毫賦詩。無不舍懷王而歸美于楚襄。何怪乎今之讀騷選者耶。想其時便已烏焉成馬矣。第閱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三賦。莫不以楚襄爲首。一則曰楚襄王與宋玉游于雲夢之臺。一則曰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一則曰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王而短宋玉。又玉所賦高唐末有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注云。言如風雨之疾。王至廟。如發其蒙。自時與神會也。而下遂結以九竅通鬱。精神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注又云。言今與神會。九竅通暢。精神得以自察。故延年益壽耳。然則夢與巫山神女遇者。直謂楚襄王事可也。縱令枉受其名。政亦何害。存中辨證。實未及此。

四皓

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甪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己。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據皇甫謐高士傳所載如此。而陳留志則曰。韋庾字宣明。襄邑人也。常居園中。故世謂之園公。與河內軹人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爲友。皆修道潔己。非義不踐。當秦末避亂入商洛山。隱居自娛。此說與高士傳相合。然而獨載園公姓名字里。亦不稱東園公也。余又嘗見一書。載四皓姓字極詳。別當再考。

秦會稽刻石

余往年在山陰道上行。而未及登秦望山。一觀李斯石刻。深以爲恨。越州人傳言秦望山頂。僅有李斯沒字碑。特一頑石耳。然則李斯所書秦會稽刻石。頌始皇功德。凡二百八十有八字。皆全文無脫落。人稱其字畫與嶧山碑絕類者。卽古刻湮滅。唐碑宜在。今當置之何地耶。齊竟陵王子良。尅日登秦望山。主簿范雲以山上有始皇石刻。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雲讀如流。子良大悅。以爲上賓。卽此碑耳。自蕭齊至今。閱千有餘年。理難歸然如故。向曾見士大夫家。有屏風搨本。疑是唐帖。非本來面目矣。

瓜當

蔕。瓜當也。老子深根固蔕之之蔕謂此。而韓非子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則直言木根耳。或云華葉之根曰蔕。木之根曰柢。通作氐。蓋二字稍有分別。

牽牛織女

長恨傳載唐元宗天寶十年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繡陳飲食樹花燔香千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衞於東西廂楊妃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各嗚咽桂苑叢談載唐肅宗時鄭侃之女年十六名采娘七夕夜陳香筵祈于織女是夕夢霅與雨蓋蔽空駐車命采娘曰吾織女也祈何福曰願丐巧耳乃遺一金鍼長寸餘綴于紙上置羣帶中令三日勿語汝當奇巧據此則世傳牽牛織女七日相見之說果非誣邪至道書謂牽牛娶織女負天帝備禮錢二萬久而不還被驅在營室東方朔內傳則載太白星織織女侍兒梁玉清逃衞城小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太白歸位玉清謫于北斗下常春有子名子休配與河伯聊乘行雨此二說雖出荒唐而存之載籍可資嗢噱矣後又閱一小說稱士人蕭昉夢入蘂珠殿與一女成婚乃舊曾見諸葛氏也交拜成禮旁有仙女梁玉清唱云華陽玉女聖世才郎若然則梁玉清之名天上信有之乎夫織女且被驅矣侍兒謫舂豈應復住蘂珠殿上耶宋廢帝嘗令楊玉夫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將殺汝此事尤足解頤按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古歌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爲吳音訛而然耳今吾鄉婁昆之間有黃姑織女渡是也余閱天文北宮七宿圖併按其歌云牛上直建三河鼓鼓上三星號織女左旗右旗各九星河鼓兩畔左邊明輦道漸臺在何許欲得見時近織女蓋織女之下有漸臺輦道左旗右旗四星分隔其下橢是河鼓則荊州呼牽牛爲河鼓之說不爲無據矣而星經却載織女三星牽牛六星而外別有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主軍鼓蓋王子三將軍

也。是指女牛之牛爲牽牛。豈其然乎。按圖則河鼓之下。又有天桴一星。天桴之下。乃是牛宿。與女宿同隔羅堰一星耳。豈可據以爲牽牛也。又考諸緯書云。牽牛神名略。一名天關。織女神名收陰。牽牛星主關梁。織女星主瓜果絲帛收藏珍寶。其說甚多。後人乃稱牽牛爲天孫。呼織女爲北斗佳人。

青鳥

青鳥故事甚多。其見於山海經者有九。一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主爲西王母取食者。別自棲息于此山也。）一曰鵹山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一曰女祭女戚在奇肱一臂之北居兩水間。青鳥所集。一曰王母之山。有沃之國。是謂沃之野。有三青鳥。一名大鶩。一名少鶩。（音黎。）一名青鳥。（皆西王母所使。）一曰元丹之山。爰有青鳥。一曰附禺之山。爰有青鳥。一曰平邱在三桑東。爰有遺玉青鳥。一曰中容之國東北海外。有三青鳥。一曰互人之國。有青鳥。身黃赤足六首。名曰鸓鳥。（音觸。）其見于竹書紀年者。則曰十七年。穆王西征昆侖邱。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賓于昭宮。沈約附注云。王西征于青鳥所解三危山。其見于王褒雲陽記者。則云鉤弋夫人從至甘泉而卒。尸香聞十餘里。裴雲陽武帝思之。起通靈臺于甘泉宮。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不至。其見於葛洪神仙傳者。東陵聖母從獄窗中飛去。衆望見之。轉高入雲中。留所着履一緉在窗下。自此升天。遠近立廟祠之。民所奉事。禱祈立效。常有一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問所在。青鳥卽集盜物人之房上。其見于十二眞君傳者。吳猛有道術。忽一日狂風暴起。猛乃書符擲于屋上。有一青鳥銜符而去。須臾風定。人或問之。答曰南湖有遭此風者。其中二道人呼天求救。故以此拯焉。後人訪尋。果如所述。其見

于墉城集仙錄者。緱仙姑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於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數年。後有一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云。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爲伴。每有人游山。必青鳥先言其姓字。又一日。青鳥飛來曰。今夕有暴客。無害。勿以爲布也。其夕果有十餘僧來毀魏夫人仙壇。歲餘。青鳥語姑遷居日所。因徙居湖南。鳥亦隨之而往。其見于博異志者。唐貞元中。秀才白幽求。從新羅王子過海。於大謝公島。夜遭風飄至一處。山高萬仞。南面半腹有城。壁臺閣門宇甚壯麗。維舟而昇。到城一二里。皆龍虎列坐于道兩邊。諸龍虎時時目幽求。盤旋次門中。數十人出。龍虎奔走。人皆乘之下山。幽求亦隨之維舟處。諸騎龍虎人皆履海面而行。須臾沒于遠碧中。忽見從西旗節隊伍。近千人。鸞翔青鳥飛引于路。有乘朱鬣馬人。衣紫雲日月衣。上張翠蓋。如風而至。夫此一青鳥也。而注記之雜然不同若此。後人遂訛漢宮七夕事爲青鳥傳書。夷考羣籍所載青鳥。凡十有五。初未嘗言傳書也。漢宮傳王母使命者。乃墉城玉女。姓王名子登。是西王母紫闌宮使者。着青衣。美麗非常。實一女子耳。安得謂之鳥哉。按少昊摯以鳥紀官。故青鳥氏司啓。然則邃古時已有此鳥。非出不經。而唐人本王母鴞元鸞之說。因賦青鸞飛出建章宮。填詞家遂以青鸞對黃犬。從此河漢無極矣。又杜甫元都觀壇歌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王母即漢宮所降西王母也。乃宋人張邦基著墨莊漫錄。直以王母爲鳥名。作子規對解。老生不窮義理。惟事穿鑿。千載而下。使人掩口胡盧。（世俗鴞鴟爲青鳥。以立春日始鳴。故少昊以之司啓也。）

遺忘二事相類

唐三原縣令閻元一。爲人多忘。曾有人傳其兄書者。止于階下。俄而里胥白錄人到。一索杖。遂韝送書人數下。其人不知所以。訊之。一曰吾大錯。顧直典向宅取杯酒懊瘡。良久典持酒至。一既忘其取酒。復忘其被杖者。因賜直典飲。（出朝野僉載）唐青州臨朐丞張藏用。嘗召一木匠。十召不至。藏用大怒。使擒之。匠既到。適會鄰縣令使人送書遺藏用。用方怒解。木匠又走。讀書畢。便令剝送書者。笞之至十。送書人謝杖請曰。某爲明府送書。縱書人之意忤明府。使者何罪。藏用乃知其誤。謝曰。適怒厥人。不意誤笞君耳。命里正取酒一器。以飲送書人。而別更視事。忽見里正。指酒問曰。此中何物。里正曰。酒。藏用曰。何妨飲之。里正拜而飲之。藏用遂入戶。送書者竟不得酒。扶杖而歸。（出紀聞）右此二事。見于二書。一時相類。豈其偶合若此。非傳聞之誤。必架空之說矣。唐人小說。往往而然。無足怪者。

凡鳥

禽經云。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故从鳥从凡。凡。總也。魏人題門義蓋出此。然古作朋字。卽朙字。象形耳。以鳳能鳩類。飛則羣鳥相隨萬數。故曰朋黨。又古以風字當鳳字。亦當鵬字。而淮南子九垓大風。楊用修鈎元云。大風卽大鵬也。據錢功父云。前科禮闈中程策內有兩月爲朋之語。館中諸公所撰。余實未之見云。

舫

兩舟相竝曰舫。故其字从方舟。今官舟有相竝而行者。而西湖游船。一載優伶簫鼓。一載酒筵。眞可稱舉

舫矣.唐人陶峴.彭澤之後.日製三舟.一自乘.一載客.一載酒饌.又幽冥錄載京口徐郎.常于江邊拾流柴.忽見江中連船.蓋川而來.逕迴入浦.對徐而泊.遣使往云.天女合當爲徐郎妻.徐隱藏屋角.母兄妹勸勵強出.未至舫.先令于別室爲徐郎浴.水芬香.非世常有.贈以縐絳之衣.又異苑載劉穆之嘗渡揚子江宿.夢合兩船爲舫.上施華蓋.儀飾甚盛.以升天後.官至僕射丹陽尹.又南北史中稱舫甚繁.陳朝度支尚書孫瑒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據此.則連船之爲舫.歷歷可證.今人一概溷殺.凡船皆稱舫.豈析製字之初義哉.

拱揖有辨

今人以拱爲揖.首與掌皆至地.殊亡所辨.世廟中.有御史陳君.名九德.按江南.見縣官下階.俯身作拱.若膝行而退狀.歎曰.禮貴適中.是揖也.非拱也.無乃太過乎.於是下令于鈐下.拱與揖當有辨.據此.則繁文苛節.自昔已然.今特未之有改耳.

甬路

疑耀以輦路爲閣道.是矣.而指甬路爲飛閣之複道.似非.按今之甬路.疑卽古之馳道也.官署墀中亦云然者.謂其甃形隱起.象涌出之義耳.漢書應劭注曰.馳道若今之中道.賈山曰.秦爲馳道.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

杜陽學拾遺

唐人武功蘇鄂所著杜陽雜編。瓌麗可喜。全學王子年拾遺。可謂衣冠優孟。而安定九流緒論中博物。杜陽之祖也。似失鑒裁。

尙左右

右貴左賤。法地道也。故右司馬丞相尊於左。先軫曰。軍事勝爲右。藺相如位廉頗右。至近代無不尙左矣。或謂尙左之說。因循至我朝始定。余嘗讀白氏長慶集云。魏晉以還。右卑于左。卽此可證尊左卑右之禮。豈自明始哉。今獨文字稱謂之間。猶以陞擢爲右轉。降謫爲左遷。而主人肅客。從西階而上。北人揖客于右。謂之北禮。如此之類。尙不失先民遺意乎。

不律

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相沿久矣。唐人又稱銀不律。本此。今壬子科浙江鄉書序中。有提不聿入貢士籍之語。余訊之左丞。豈筆誤耶。左丞曰。原本如是。不可改也。中間至以理學爲宋諱。而稱宋尙佛。本朝尙紫陽。宋何嘗尙佛。卽我朝之尙紫陽。不過沿宋氏之末流耳。今之大夫。褒衣緩帶。禹步趨。斯其人竝操戈考亭之門者。夫安得謂之尙乎。錄序不知何物老生。捉刀乃木天貴人。曾不加點檢。依樣圖之。邢子才云。誤書思之亦是一適。信名言哉。

綠腰舞

綠腰。唐曲名。盧金蘭善爲綠腰玉樹之舞。建中中。康崑崙琵琶稱第一手。登樓彈一曲。新翻羽調錄要。卽

綠腰是也。白樂天楊柳枝詞。則曰六幺。後王建宮詞亦因其字。按宋人青箱雜記載曲有錄要者。錄霓裳羽衣之要也。其拍即唐書吐蕃傳所謂涼州。胡中謂錄要雜曲。而今世語訛之爲綠腰耳。

君公

君者。諸侯之稱。公者。大夫之稱。漢以前。君尊于公。故孟嘗稱父爲君。秦漢之間。封號皆稱君。凡漢碑所載。亦皆稱君而不稱公。夫君者。尊異之辭歟。漢王罵項羽爲公。顏師古注云。輕賤之也。可證。至漢末蔡邕撰楊太尉碑銘。桓麟撰劉太尉碑銘。始稱公焉。孔融深敬鄭元。告高密縣曰。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據此。則稱公昉自漢末無疑。繇此公尊于君。三國六朝三唐以後。無不稱公。至南史臣下皆呼帝爲公矣。獨唐顏眞卿撰其父廟碑。稱唐故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柱國贈秘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顏君廟碑銘。而中間有君之曾祖。君之祖。君之父。紛綸盛美。舉集于君。諸語。差不失古稱先君之遺意乎。今人則以君稱加于同類。公稱加于下僚。殊亡差等。

五大夫松

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漢書郊祀亦云。爵九級爲五大夫。顏師古注曰。大夫之尊也。秦始皇登泰山。遇風雨。避于松下。遂封爲五大夫。今秦松在黃峴嶺者。雖非秦時故物。然即所謂封五大夫者矣。按史記但云封其樹爲五大夫。應劭漢官儀亦第稱仰視岩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而已。未聞有五株之說。今

之訛爲五株。其說皆起于唐。此理之不敢強解者。陸贄作禁中卷松詩云。不羨五株封。李白送人游桃源詩敍云。登封太山。五松受職。李商隱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五松不見見輿薪。而獨異志則稱泰山有五松樹。蔭翳數畝。乃封爲五大夫。又聞松上作人言。左右咸聞。其說不知何據。然初學記出集賢院學士徐堅等所撰。而禮部封禪第八敍事中載始皇上泰山中坂遇風雨。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注云。五松樹據此諸說。則傳訛非始于今日明矣。又按秦松考云。五松只存其一。亦後人續植者。老幹拳曲擁腫。宛若蒼龍。勢欲飛騰。及閻王弇州游太山記。則云黃現有松五。卽所謂五大夫。以厄于石不能茂。而稍具虬虺狀。當是二三百餘年物。其說與秦松考截然不同。

制草用琵琶記

范叅議允臨言。世廟時。某老先生代草某官妻孺人綸誥。直用蔡中郎琵琶記語。儀容俊雅。德性幽閒八字。舉朝無不掩口笑之。據云徐宗伯識餘錄中已載其事矣。

蘇意

華亭宋孝廉懋澄言。其同鄉許公樂善。先年爲西臺御史時。方掌河南印。有新選駙馬詣臺考論一篇。此命題於外。隔三日送進。蓋國家虛設故事也。許遂于其論義後批大有蘇意四字。蓋稱其文氣得三蘇意味耳。此批亦元無緊要。不虞一時爲長班傳出。傳者聽者。竝誤作蘇州之蘇。解至是臺省卿寺及館中諸公。無不交口稱蘇意。沿爲常談。後至聞于禁掖。至尊亦言蘇意。六宮之中無不蘇意矣。蘇意者。言吳俗脫

略不拘也。今賓主分東西坐。又謂之蘇坐。遠近傳訛。悉倣于此。伏獵弄璧。何代無之。可供團扇掩口

同功緜

古樂府有緜用同功緜。今吳與養蠶家。以兩蠶共作繭者。謂之同功緜。價倍于常。其緜以三繭抽者爲合羅緜。歲以充造御服。山龍華蟲。粉米藻火。竝出于此。士庶家不得濫而用也。閩人謝肇淛著西吳枝乘載及之。據此。則鄉貢八蠶之繭。當時定以八蠶共作一繭。後世所無。而解者誤爲一歲之中。蠶得八收。豈同功之義哉。

瓔珞

人馬之頸飾。竝曰纓絡。而唐元宗合宮妓佩七寶瓔珞。舞霓裳羽衣曲。釋典亦多稱此二字。則西域志中所謂落以隋珠和璧者歟。此落字又與莊子落馬首之落義同矣。然有樹名纓絡者。形體皆檜。其條弱。倒垂如鞏纓。隨風旖旎。俗呼曰纓絡柏。添足恐非。

善財叅觀音

補陀落伽山。一名梅岑。云卽梅子眞煉藥處。佛經言東大洋海西紫竹林。相傳謂善財第二十八叅觀自在菩薩。圍繞說法。蓋此地也。華言小白華山。以故祝簪士女。航海而來者。肩駢趾錯。歲不絕云。考之華嚴本經。善財所接大善知識。凡五十三員。補陀觀世音特其一叅耳。後人以五十三叅俱附會入觀世音案中。不知何說。而宋李龍眠有畫善財童子叅觀世音大士三十二變石本。並作六七歲小兒狀。幀各綴偈。

流傳人間。故當別有據耳。

贋籍

昔人著贋籍。往往附會古人之名。然其名雖假託乎。其書不得謂之僞也。今人則鬻其所著之書。爲射利計。而所假託者。不過取悅里耳足矣。夫贋至今人。而淺陋則已極也。琅琊記。傳是余邑桑民懌悅所藏。祝希哲允明竊之。第無核據。攷之二公集中。初未嘗用琅琊語。後此而作者。有緝柳編女紅餘志諸書五六種。竝是贋籍。不知何人締搆。顧多俊事致談。書類勝國。要或近時好事者爲之耳。比來盛行溫陵李贄書。則有梁溪人葉陽開名畫者。刻畫摹倣。次第勒成。託于溫陵之名以行。往袁小選中郎嘗爲余稱李氏藏書焚書初潭集。批點北西廂四部。卽中郎所見者。亦止此而已。數年前。溫陵事敗。當路命毀其籍。吳中鋟藏書板竝廢。近年始復大行。於是有李宏父批點水滸傳。三國志。西遊記。紅拂明珠玉合數種傳奇。及皇明英烈傳。竝出葉筆。何關于李。頃又有贋袁中郎書以趨時好。如狂言杭人金生譔。而一時貴耳賤目之徒。無復辨其是非。相率傾重貲以購秘諸帳中。等爲楚璧。良可嗤哉。畫落魄不羈人也。家故貧。素嗜酒。時時從人貸飲。醒卽著書。輒爲人持金鬻去。不責其值。卽所著檇齋漫錄者也。近又輯黑旋風集行于世。以譏刺進賢。斯眞滑稽之雄已。昔嘗于太原齋頭。見雲間刻顧氏詩史。閱之。乃中翰正誼名也。余與王先生相顧驚歎。王先生曰。孟嘗君能得士。此豈虎頭公所能辨哉。後余過雲間。乃知華亭有詞人唐汝詢仲言者。目矇瞽。著成是書。顧氏以三十金詭得之。嗟乎。唐生之文誠賤。何至此甚也。千古不白之冤。竝異世子雲。

者起。故當有定論耳。管仙客嘗見唐人譔春秋調人一書。蓋調和膏肓廢疾。墨守三家而成文者。其書雖亡。豈遂無其目耶。戰國策十卷。約從五之連衡五之。鮑彪舊注劉向定本。然非龍門所采書也。蓋必有古本是何從見哉。坊刻大唐西域記。後乃雜三王太監下西洋事。令元裝絕倒地下矣。近吳中官刻幾汗牛。爛用貴人千金。以馮觀察諸公言之。並是僞託者。余欲起而糾繆。聞者不腊其舌乎。

隨淸娛墓碑可疑

淸娛姓隨氏。平原人。漢太史令司馬遷侍姬也。年十七。歸遷。遷凡游名山。必以淸娛自隨。後隨至華陰之同州。而遷召入京師。留淸娛于同。已而遷陷極刑。發憤著書。未幾。病卒于京。淸娛聞之。遂悲憤而死。州人葬之于某亭子下。忘其名。厥後唐褚遂良刺同州。淸娛乃感夢于遂良。具言始卒云。上帝憫其年壽未盡。以死。因命爲此州之神。廟食一方。然圖籍未載。世人莫有知者。以公爲一代文人。求志其墓。光揚幽懿。遂良欣然命筆。其銘皆四字。不過數句而已。按碑文如此。近新安丁雲鵬得此碑。乞范參議允臨摹跋。參議出以示余。歎見所未見也。第余竊有疑焉。司馬子長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游汶泗。講業齊魯之都。後歸自東楚。始入仕爲郎中。已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筰昆明。還報命。而太史公留滯周南。發憤且卒。卒三歲。而子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既被刑之後。復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任安與書。責以古賢臣之義。據史記自敍及班固漢書列傳。具載相同。竊謂子長游覽山川。在弱冠之年。席猶未煖。豈便有侍姬相隨。夫伶元撰趙飛燕外傳。其自敍全

以樊通德立案中稱通德沽袖顧眄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一段情話千載如晝何子長自敍中略不及清娛隻字且後來奉使西蜀遭厥陷刑以迨于死不下二三十年事其能竟置清娛于同州不之顧乎當其下蠶室時清娛即宜憤死何待後來令人甚疑此碑文不知金石錄諸書曾略載其事及遂良文否不應以龍門令侍姬之芳名既磨滅于千百年前待褚學士而銘其幽矣彼貞觀文人謂宜同聲而詠歌其事何以復埋沒于千百年後即褚公翰墨膾炙士林豈其至于今日始流傳人間吾將起漢唐諸公于九京而問之矣

山人高士

夫所謂山人高士者必餐芝茹薇盟鷗狎鹿之儔而後可以稱其名耳今也一概溷稱出于何典詞客稱山人文士稱山人徵君通儒稱山人喜游子弟亦稱山人說客辯卿謀臣策士亦稱山人地形日者醫相訟師亦稱山人甚者公卿大夫棄其封爵而署山人爲別號其義云何今婁江諸士子爲人題扇往往自署曰山人某尤可絕倒此則弇州公作法于涼後來轉相傾慕唐開元初有薦山人于朝者并獻其文宋玢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當極言讜議豈宜偸合苟容不許奏此眞千古快事矣吳中張伯起著山人歌猶龍子鋹山人挂枝兒欽愚公序葛太學詩直詆山人爲大盜爲乞兒近有以口舌賈厥者至使縣大夫署假山人于械上又傳之爰書中汚莫大焉如此而山人之名尙可居耶然南朝戴顒高臥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孔珪謂衡陽王曰殿下處朱門游紫闥誰得與山人交耶要亦在彼兩君子稱

之始無媿色夫唐以少室山人爲左拾遺如李渤盧鴻一輩豈多見哉若盧藏用終南捷徑便已取譏于當世矣我明初猶有以繻璧起家者世廟而後蒲輪鶴詔杳然亡聞何爲無其實而掩其名耶至于高士之署尤爲不倫歷觀史籍傳隱逸傳文苑傳儒林初未嘗無分別何爲訛謬之相承至于此晉皇甫謐撰高士傳九十餘人夷齊兩襲皆不錄今之高士如林談何容易凡在吾黨得不邱明恥之乎夷考古人亦謙讓其名晉孟少孤嘗曰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共命非敢爲高也南宋江湜舉王微爲吏部郎微與從弟僧綽書曰江不過彊吹拂吾云是巖穴人巖穴人情所高吾得當此則雞鶩變作鳳皇何爲干飾廉隅秩秩見于面目所惜者大耳夫奇士必龍居深藏與蛙蝦爲伍於動其猶難之林宗輩不足識也如此韵味今人所無按晉紀武帝以處士馮恢爲散騎侍郎張華曰臣請觀之若不見臣上也見而有傲世之容次也敬而爲賓主者固俗士也及華至恢待之恭于是時人少之唐杜牧有送薛處士序云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寧反與市人木石伍也非大君子其孰當之據此則今之世卽處士之名已不足以當之矣

四庫全書提要

戲瑕三卷明錢希言撰希言有劍筴已著錄是書皆考證之文其名戲瑕者取劉勰所云尹敏戲其深瑕義也然此語出文心雕龍正緯篇戲字頗無義理故朱謀㙔等校本皆以爲詆字之訛其說不爲無見希言以其新異採以名書亦好奇而不顧其安矣書中頗以博識自負而所言泛味無徵如婦人纏足一條不知祕辛爲楊愼僞撰已爲失考復云余見一書稱纏足始於帝辛妲己妲己狐妖故纏其足此說最古要必有據云云東方朔一條稱又見一書其母夢太白云云不知一書者竟何書也又如稱姬一條引宋玉高唐賦有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語謂婦人稱姬在周以前不知此正周末寓言神女賦改正王玉二字引凌初成核剳謂沈括夢溪筆談無此說而不知實出姚寬西溪叢語古人姓名一條謂馮驩一稱馮煖韓憑一稱韓朋荀卿一稱孫卿匡俗一稱康俗不知卿姓因漢宣帝而改俗姓以宋太祖諱而改非其本字洗潛一條謂唐人仲子陵賦用泉魚二字出吳志而不知本老子淵魚二字避唐高祖而改古人墓文一條謂孔子季札碑古法帖中止嗚呼有吳君子六字則併誤記淳化閣帖矣至於因粉奩名多羅而解顧甄遠詩多羅少年爲粉少年因七月爲蘭秋而解王勃文蘭燕爲七月燕尤爲穿鑿附會惟引陸龜蒙詩證宋玉眞有微詠賦引柳宗元劉禹錫集證薑芽帖辨褚遂良所作司馬遷妾隨清娛墓碑可疑引梁書證梁皇懺郗后化蟒之妄引陳鴻長恨歌傳證說郛飛燕外傳之贋托以及記瑯嬛記出桑懌集柳

志．女紅餘志．皆出好事僞託．葉晝僞造李贄諸書．顧氏詩史本唐汝詢作．諸條差可資參考耳．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意見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大集